

拘风为牢

1

师父亲手把我推下了诛仙台，仅仅因为我想杀一头鹿。

清隽白衣的仙人铁青着脸问我可有悔意，我拖着沉重的镣铐抬眼，粲然一笑，

「不悔，他日若有命归来，弟子定当将师父寝殿里的那只畜生宰了来，烹肉煮血做下酒菜。」

许是被这话刺到了，下一刻，铺天盖地的威压降下，直将我碾进地面。喉中的腥甜涌过几个来回，最后还是自牙间口缝溢出，身体骨骼嘎吱作响，碎得清脆。

他急了他急了。

我嗒嗒发出两声不成调的古怪笑声，用裂开的膝盖骨强撑起歪扭倾斜的身体，颤巍着伸手，朝那位道貌岸然的师父，倔强竖出了一个中指。

我是迢渡仙尊最疼爱的弟子，也是六界四海最受宠的公主。

我曾经用司命的开芸镜看过自己的命格。

开芸镜是上古神物，司命宝贝得紧，从不给外人看。

而我作为司命的老铁，哪里算什么外人，于是十分友好地借来看看是怎样个稀罕物，他也十分友好地借了。

我捧着镜子研究，繁纹银边镶身，触手升温，灵力激荡下，镜波涟漪迭起，朦胧镜面逐渐清晰。

催动开芸境的间隙，司命挣了定身术想来夺我手里的镜子，当目及镜中景物时讶然一怔，随后捏指掐算，脸色凝重地对我深深一吟。

「落泐公主往后恐有大劫。」

我虽然看不太懂镜子里金红交织的线团是怎么个预意，但线团周围恶煞的云雾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有问题，也隐隐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恐怕并非顺遂。

但也不以为然，想着哪怕天塌下来，也会有父君和师父替我顶着。

「本公主吉人天相，谁信你瞎扯。」我把镜子扔还给司命，全当他在放屁。

可如今，替我顶天的两个人，一个抽了我的神脉，一个将我浑身的骨头碾碎扔下诛仙台。

全都是为了一个开了灵智的畜生。

我的父君和我的师父，爱上了同一个女人，针不戳，天界大型伦理剧针不戳。

明明只是头鹿妖却有着狐狸诱惑人心的本事，被师父从下界带回来升做了离涟上仙。

父君和师父争一个女人，荒唐到司命的话本簿上都不敢这么写。

天宫仙宴的后花园中，离涟趁着四下无人，冲我挑衅。

「落泱公主，你我一家不说两家话，若不嫌弃，你便唤我一声母妃吧。啊呀，不妥，这样岂不是抢了天妃娘娘的名头，这天妃娘娘难产公主殿下而死，无甚功劳也有苦劳。那不如，你还是叫我师娘吧。」

离涟挂着满角的珠宝香穗，鲛纱羽衣下的纤肢细腰扭动，影影绰绰透着曼妙，说话时指尖捏着丝帕娇俏遮脸，似乎对说出口的话有些不好意思。

对这种不要脸的自信发言，我险些撸起袖子准备干她，好在公主的良好自我修养救了她，我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讽声笑道：

「还当真大言不惭，一个下界来的妖，凭什么也敢肖想这么多？」

离涟微微颌首，纤指碰了碰自己的脸：「自然是凭这身皮囊了。」

「不过涟今日来，是有事想同公主商议一二。涟自小有身虚体寒之症，现虽有仙尊替我温养，但若要根治，世上最好的法子，便是公主体内的那条火灵神脉。公主不如识相些，自己奉上。」

可以，很有想法，不但想当我后妈，还想要我的神脉。上天入海蛮横了三千年，还是头一次有人敢这么骑在我的头上撒野。

我绕着离涟打量了几圈，「你这皮囊的确很不错，尤其是这对角。」

抚上她头顶那对精致的鹿角，我道：「不如割来，挂在我殿府内做对饰品吧。」

我祭出师父送我的法器，顶着离涟惊恐的眼神将她打回原形。

不给点颜色瞧瞧，是不是真以为本公主是面团捏的？

于是我亲手割了离涟的角，还剥了她那身自以得意的鹿皮。

「离涟上仙真的浑身都是宝啊啧啧，你那绒皮油光水滑，手感极佳，与本公主做绒毯可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礼尚往来，我也送离涟上仙一点东西吧，来看看你喜欢哪件？」

我慢慢摸着地牢里泛着寒光的刀器，走走停停，不时拿起一件询问离涟的意见，却只换来她一阵战栗摇头。

「落泱公主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是离涟不自量力想攀上帝君和仙尊，离涟知错了。」离涟的四条鹿脚被吊束着，涕泗混着血横流过无皮的鹿肉，最后滴在地上落成团血污。

我在心里已经盘算好鹿肉的几种吃法后甚是满意，刚准备动手实践，师父却带人掀了我的殿府。

师父看到离涟的时候，眼眶微微发红，一巴掌将我扇在了墙上，抠都抠不下来，是真的抠不下来的那种。

我看着他给离涟施法疗伤，盖上衣服，抱着她身体的手背青筋暴跳，动作却小心翼翼，生怕碰碎了圈在怀里的小鹿，命人将我严看死守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其实大可不必让人守着，将我嵌进墙里，力度他用了十成十，五脏六腑移了位，心神激荡，生生喷出几口带金丝的心头精血，哪还有逃跑的力气。

自拜师以来，还是师父第一次打我。他除了扇我时瞄准过我外，从始至终再没看过我一眼。

我挂在墙头咯了半天血，想用灵力止止，脑子里来来回回播放着那张为离涟动容的脸，抬了抬手指，又停住，不自觉低低笑出了声。

原来温润如他，也会有雷霆震怒的时候啊。

事实证明，干坏事的人果然都是死于话多，刚才就不应该挨个刑具介绍那么久，虽然恐吓离涟很有意思，但失了要她命的机会，深感错亿。

如果早点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兴许还能尝尝那鹿血鲜不鲜。

父君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，向来和颜悦色的脸有几分扭曲，更是恨不得当场将我拍个魂形俱灭。

三千年的感情，竟还抵不过一个刚上天的女人。

最后还是师父拦了下来，他冷冰冰地盯了我一会，对父君恭身道：

「望帝君念在我与落泱公主师徒的份上，饶公主一命，只需惩戒便可，还请帝君抽出公主神脉，将她贬下诛仙台思过。」

我觉得好笑极了，这哪是为了师徒情份求情，分明是为了在我死之前，替离涟求去我的神脉。

自母妃死后，我成了世间唯一的神，也是世间唯一的一条神脉。

可我不但连她最后留给我的东西都没保住，等会儿还要去找她抱团，娘俩痛哭。

将连着血肉魂灵的神脉抽去，无异于开膛破肚、剥皮抽筋，魂形俱灭与之相比算轻的了。

师父不愧是师父，既为自己人报了仇，还得了个师慈的好名声。

只是这次我不是他的自己人。

一夕之间，尊贵的身份连同所有的宠爱，化作两具缚神锁扣在我腕上。

抽神脉的实施地点在天门台上，公开处刑。

那天整个天界的人都来了，台下站了不少熟人的身影。

我隐隐还能听到人群里嗡嗡的议论声。他们说离涟上仙柔弱良善，遭我迫害，幸而天君和迢渡仙尊公正大义，现落得如此下场，实属罪有应得。

更有甚者，似还觉不够，若不是有天兵镇守，想要上台来亲自揍我为离涟仙子出气。

不知不觉间，整个天界早已倒戈。

最后是父君亲手行的刑，他的灵力犹刀，细细切开我的皮肉肌理，抽丝剥茧般剝出我火红的神脉。

曾经最受宠的落泐公主，此时像条油锅里的肉团，翻来覆去，悲鸣嘶嚎，将整个天门台染得鲜血淋漓。

抽脉的工程精密，过程持续了四十九天，我也痛了四十九天。

就在神脉剥离身体的瞬间，我心头竟生出了万般快意，满头凌乱乌发裹上了层厚厚的霜雪，青丝覆白，肤脂枯槁，形销骨立地伏地在地上，气若游丝。

针不戳，这辣鸡公主当得针不戳。

我随手将手里的书扔在桌上，熟练打开某 TiMi 游戏，选了最可爱的瑶瑶公主开始上分，打完两局后我感叹，鹿可真好玩，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。

桌上那本书上记录的其实就是我前世的故事。

当初我被师父推下诛仙台后身消神陨，魂魄逸散，本以为会湮归天地，结果在这个世界醒来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成了一位新时代的有志青年。

刚开始我还沉浸在往事中，常常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，为父君和师父的背叛，为我逝去的青春而流泪。

我真傻，真的。单知道父君和师父会为了离涟罚我，不知道他们会这么绝，不但抽脉剥经，还把我碎成了渣。

直到偶然间路过一个卖二十块钱一斤书的地摊，一本边缘泛黄、封面皱巴巴写着《离涟传》三个字的狗血言情小说出现在了我面前，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曾经的我，只是别人故事里的恶毒女配，存在的意义就是给主角送经验。

怪不得离涟那么吸引人，怪不得怎样都干不死离涟，原来是主角光环。

离涟是那个世界的天之骄女，六界中所有的男人倾慕她，女人嫉妒她，其中也不乏有像我这样的女配同离涟作对，下场都十分凄惨。

而从我身体里剥离出来的神脉，也还是归了离涟。

拥有我神脉的离涟像是加持了无敌 buff，神速崛起，开启了打脸开后宫之路。

什么邪魅魔尊，温柔仙师，清冷天君，小说中但凡出现过的雄性，她就没有放过的，最后还成了六界四海的女帝，每天不是吃喝玩乐，就是酱酱酿酿宠幸哪个男人，完全就是本狗血肉文。

看得我简直想摔书。

好在现已不是书里的世界，现代科技的游戏抚慰了我的伤痛，纸片人填补了我内心的空缺，作为王者峡谷的优秀召唤师，生在现代，我很快乐。

但我的快乐持续了没几年，某天，在我撸狗上分的时候，我好像，又穿了。

当看到身上那套雾缈山的衣服和镜子里那张熟悉的脸时，我的脑子宕机了几分钟，随后痛苦地滚在床上。

爷怎么又回来了啊啊啊啊啊，让我回去，我只想在空调房里做快乐的召唤师呜呜呜。

无数遍确认这具身体的真实性后，我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——我重生到了雾缈山。

好家伙，这是看我上辈子死得不够惨，现在给我读档重开一次？

我握了握手，感应体内久违的灵力充盈感，重理思路。

我的神脉还在，雾缈山也还在，那么距离小说里离涟上天的剧情，还有很长时间。

离涟是这个世界的位面之子，天道宠儿。如果我抢夺先机，将她直接诛杀，胜算会有多少？

按照剧情套路，离涟势必会化险为夷，然后带领她的后宫团再一次把我这个恶毒女配干掉。老老实实走剧情会死，提前干女主也会死，只要我还是落泱公主，横竖都是绕不开最后的结局。

想到这一层，我收拾细软准备拎包跑路了，这女配谁爱当当，反正我落泱是撂挑子不干了。

就算心里有千万个想报仇的想法，面对主角光环，我还是选择先苟住小命。
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找个没人的地方隐遁，当自己的逍遥小神仙，剧情的火再怎么烧也烧不到我身上。

然而还没等我收拾完，忽感腰间有东西隐隐发烫，我掏出闪烁的玉牌，里面传来一道清润嗓音。

「阿泱，来云絮山，见一见你的师弟。」

一切都陌生又熟悉。

意识有半刻的恍惚，喉咙梗了，字眼不上不下，玉牌那头得不到回应的人又叫了几声阿泱，我才回神，声音艰涩：「是，师父。」

「阿泱怎么了？可是身体有何大碍？」

隔着温莹玉牌，仿佛能看见那人皱眉担忧的模样，我心弦微动，脑海里又腾升出那天他将我打下诛仙台的冷漠神情，顿时遍体生寒，清醒过来。

下意识应答：「无甚大碍，多谢师父关心，弟子这就过去。」

接着，我迅速掐断讯息，玉牌的光亮渐渐暗淡下去。

我原以为能不在意了，感情也早就该被冲淡，但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怀念的温情翻覆而出，还是一瞬慌乱。

忆及那四十九日的抽筋剥脉，那刻在灵魂里的疼痛，每每想起犹仍置身其中，痛得我脸色惨白。

我掂了掂手里的玉牌，上面镌着一个迢字，是师父赠的拜师礼，曾经最珍爱的东西，此刻却觉得扎眼得很。

于是我徒手将它掰断了，同过往点滴一起，一块一块碎进桌屉里，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傻到将自己的真情寄托到他们身上了。

我把他们当亲人，他们居然为了外人把我当韭菜嘎，最后还甘当离涟的舔狗，气死我了气死我了。要不是打不过他们，我真想掀开他们的天灵盖，看看装的都是些什么。

好在调整完心态，现在哪怕去见迢渡，我心下也再无波动。

不愧是我，毕竟我是个打游戏就算被推到家门口也不慌，一打五逆风翻盘的王者召唤师，小场面稳得住。

云絮山顶立着一座巍峨殿宇，高台上坐着几位仙君尊者，朝他们行礼后，我同其他山头的几个亲传弟子们站在了一起。

高台上许久未见的那张脸还是记忆里温润俊朗的模样，迢渡一袭白衣出尘，君子沐风，亦如枝头凌霜。

他对我不站在他身后有些意外，但并未说什么，目光又放在了跪着的少年身上。

今天是几个山头尊者的收徒大会，迢渡作为六界的楷模仙尊，想投身他们门下的人可谓抢破头皮。

但迢渡收徒只凭仙缘，以至于雾缈山上撑死才有我跟大师兄两个亲传弟子。

如今迢渡又要收徒了，人人争相以窥是怎样的英才俊杰能再入迢渡仙尊的法眼，任谁都没想到，竟是个瘦瘦巴巴的人族小孩儿。

能进这几座山头的，哪怕只是普通弟子，在外面的身份也是十分高贵。各族名门子弟中，这么一个毫无亮点的人族小孩儿，的确很让人失望。

「诶、诶诶，那个就是迢渡仙尊的新弟子啊，看起来还不如我们，仙尊居然为了他婉拒了龙族二皇子？」

「哼，凭他这么一个又丑又脏的小东西，怎么配当迢渡仙尊的弟子。」

「就是就是，也不知道这臭小子撞了什么大运了。」

后方窃窃私语的声音传来，语气酸得我后槽牙发疼。

「尊者们都在上头，你们好大的胆子敢在这嚼舌根！我师父做什么也轮得到你们来置喙？」我摆出前世公主的气势，冷冷一嘲，瞟过几个噤声不敢再言的弟子。

「阿泱。」迢渡唤我。

我闻声上前，眼观鼻鼻观心，恭敬上前喊了声师父。

「以后凇池就是你的师弟了，渝风尚未回来，你且先多照看些他。」

下方传来两声幸灾乐祸的唏嘘笑声。

深知我性情的人，都知我落泱公主眼里揉不得别的沙子，这样寒酸气的人族师弟，我断然是不肯认的。

「弟子定当悉心照顾新入门的小师弟。」没想到，我竟老实应下了，全程规规矩矩，举止疏离有礼得恰到好处。

心道人民群众还真了解我，看来我以前恶毒人设很深入人心啊。

前世我的确不接受这个小师弟，看不起凇池，不但当面耍小性子甩脸离去，后面还无视其他弟子排挤欺负他。

可怜的小师弟过得像个菜地里的小豆芽，要多凄惨有多凄惨。

深觉我上辈子真不是个人，啥恶事毒事全被我包揽了，妥妥的作死小能手，怪不得死得那么惨，想来也是我的报应。

收徒大会结束后，迢渡带我和凇池回了雾缈山，我正准备去安排小师弟住处的时候，被迢渡突然叫住。

「阿泱.....你.....」迢渡语气欲言又止，眉头微微一皱，「可有什么话要说？」

我内心打满了问号。

我说什么？我说我要是多看你两眼，我就忍不住想掀你头盖骨？

我低眉顺眼：「弟子无话可说，只是往后还请师父称呼弟子全名。」

这两个亲昵的字从他嘴里吐出带着些许温柔，却只让我感到厌恶和恶心。

迢渡微愣，我也不管他的反应，只道了句弟子告退，便牵起凇池的手跨出殿门。

牵在我手里的那只手瘦瘦小小，一身不知道穿了多久的烂灰袍，明明已经十几岁的年纪，身高却还只长到我腰际，小脸青青白白，仅余一双眼亮的吓人。

「小师弟，以后师姐罩着你。」蹲下身揉了揉凇池的发顶，又捏上了他没多少肉的小脸，对他宠溺笑笑。

凇池抿了抿嘴不说话，垂下睫去也不搭理我，被我捏过的脸颊浮现出几道红印。

我也不觉得把人家小脸掐红了有什么罪恶感，开开心心地牵着小师弟继续走。

小师弟啊，你知不知道师姐为了你，连跑路都推迟了。

其实，重生以来我最开心的事，大概就是能再见到小师弟了。

毕竟上辈子，他是我唯一对不起的人。

2

仙人都喜白，迢渡也不例外，所以雾缈山常年覆雪，清冷得紧。

如今只有我明泱阁的院里褐枝缀蕊，四季如常，我喜这长烟暖灯、浊酒红绸，自从去那红尘滚过一遭来，也自带着满身红尘气。

我心里想着，等把小师弟养大点，就带他找个地方隐世。

屋子里被我添了不少现世的东西，纸片人的海报和抱枕，大床也换成了软软的大床垫，除了不能用仙术变出来的，布置得跟我在现代的房间相差无几，这时候我才真真实实感受到了当神仙的好处。

关于海报，后来师弟曾问过我里面画着的是谁，那时候我负手凝望许久，才一脸很有故事地对他说，那是师姐最爱的一位故

人。

师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以为我是受了什么情伤，看着我的眼神也带着几分诡异，直到某天海报莫名起火，他才恢复了原来人畜无害的样子。

想来大概是我装 X 过头了，让他以为我是个留着别人画像的痴情人，所以在我的抱枕海报莫名失踪或者被烧掉的时候，我也不予追究，只是默默收起了纸片人的周边。

心里痛哭：以后再也不在师弟面前装 X 了呜呜我的纸片人。

我将柜子里挂上各式颜色鲜艳的新衣服，常穿的白衣被我塞进了角落。

以前，迢渡穿白衣，我也跟着穿。迢渡喜欢在夜里练剑，我也迎着满天绒绒白雪，握着有我三分沉的剑，练的一招一式皆像他，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哪里都是我跟行的影子。

时间太久，久到我似乎忘了，自己原是最喜秾丽的。

迢渡闭关了，他给我交代山门事宜的时候，整张脸郁阴着，唇色泛白，半个眼光也没落在我身上，交代完后闭眼摆手，示意我自己退下。

那憔悴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交代自己的后事。

我倒是真希望这是他在交代后事。

上辈子本是迢渡亲自教导小师弟的，现在他突然闭了关，大师兄也不在，照顾小师弟的事全权落在了我身上。

于是我开启了师弟养成副本。

人族的身体很脆弱，况且他还只是个幼崽，各种神丹仙药进行投喂，但凡是我有的，适合凇池的，通通一股脑地往他身上砸。

养了几个月，好歹将他那身骨头养的不那么硌手了，穿上雾渺山的衣服一站，还有几分样子。

做神仙的第 n 天，我怀念现代世界。

不止一次想过，我不在，谁来继承我的国服荣耀。我的游戏 WiFi 炸鸡肥宅水，最重要的是，谁替我的狗铲屎喂食，每每想起这些，不禁唉声叹气，捶胸顿足。

曾经有份简单的快乐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珍惜做现代人的每一天，如果非要给那份快乐加上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

好在我是个很会给自己找乐子的人，捎了一堆司命的话本子来解闷，只是内容大多是些普通故事，不如现世的东西刺激，想着改天一定要教教司命怎么写才最吸引人。

我一边翻着话本一边花生就小酒，过得舒心又惬意，估摸着快到凇池回来的时间了，吩咐好仙侍备好饭菜热水，操心得像个等孩子放学的老母亲。

凇池回来了，不过是瘸着回来的，后面还跟着罄书堂的小书童。

头发凌乱，衣服又破又脏，胸口还有几个明显的脚印，嘴角微微有些破皮，看到我也不吱声，一瘸一拐进了院子。

「谁干的？」

我沉下脸来。

孩子第一天上学就被欺负，这不能忍！

小书童似乎被我吓到了，身子一颤跪在地上，支支吾吾回话：「回落泐师姐，其他师兄说，是他们同小师兄戏耍的时候.....不小心弄的。这小师兄也不肯让我扶他.....」

他们管这叫戏耍？？

疼了这么久的崽崽，生怕磕着碰着宝贝师弟，上学第一天就搞成这样，我觉得有必要让罄书堂的弟子们遭受一下社会的毒打了。

我用毛巾擦去凇池脸色的灰尘，将他指缝里的污垢一点点揩去，察觉落在我脸上的视线，抬头果然对上一双明亮的眼，凇池微怔，后又缓缓偏过头去。

我也只当小孩儿别扭，安抚道：「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就报师姐的名号，师姐给你撑腰。」

也不期待他能给点什么反应，低头继续替他擦手，视线再回到脸上也没再管，忽略了他轻微的点头。

凇池受了伤，我心疼地亲自动手帮他洗手擦脸。

如今他早已没了青黄不接的小豆芽样，小脸精致，长睫如蝶盖着那对冷冷的宝石眼，气质非凡。

联想起凇池在来雾缈山之前，是皇家子弟，我心更揪了，原本按照他的人生轨迹，会出落成一个翩翩世公子，说不定还会是个能干出番大事业的国君。可惜亡了国后，颠沛流离世间后被迢渡意外带回，这才成了我的小师弟。

罄书堂中，一群人将中间的凇池团团围住。

「昨天你不是还挺能耐的嘛，怎么今天一下就不行了？」游长奚耀武扬威般一脚踏在凇池身上，将抢来的玉佩在他面前晃了晃，宣扬着自己的胜利。

是迢渡仙尊的弟子怎么样，还不是照样栽在他手里，一个人族也敢跟他龙族二皇子抢东西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不出出这口恶气，他简直枉为东海一霸。

「这么好的东西，定是这小哑巴自己偷的，就让我来代仙尊们教训教训你。」说罢抛了抛玉佩，准备让人把凇池架起来动手。

我去接凇池放学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副场景，凇池正被一群人压着，我给他的护身法器正被另一个捏在手里抛着玩。

「都住手。」我气得将压在凇池身上的人弹开。

凇池跪在地上，鼻血横流，可怜兮兮的，像只没人要的小狗，那双亮亮的眼在触到我那刻像是蒙了雾。

他遥遥望来，抿了抿嘴喊道：「师姐.....我疼。」

小师弟有史以来，第一次开口说话，声音糯糯，有些哽咽。

敲在了我心上，又软又酸。

这群人看起来才多大，就开始拉帮结派欺负人了，以后大了还得了。

我心头火起，决定要给崽崽出出气。

秉着教育娃娃要从小抓起的想法，我抓起游长奚，还不等他反应，手起掌落，教育的巴掌重重落在了他的小屁股上。

「你，你？！」怎么敢打他屁股！

游长奚吓得脸红脖子粗，挣扎着要跑。他堂堂龙族二皇子，被人当众打屁股，脸面以后往哪搁？

我谁哪管他往哪搁，毫不心慈手软，统统定了身，在场的一个人跑不了。

磬书堂里都是些刚被送进山来学习的孩子，哪个受过打屁股的疼，都哭得直打嗝。年纪大点的以为能逃过，没想到我也不顾忌，下手反而更重。

教育完小孩心情十分舒爽，我拍了拍凇池的脑袋，对他们道：

「今天只是对你们小施惩戒，凇池是我雾渺山的人，要是还有人敢欺负他，可别怪我再让你们吃些苦头，听明白了吗？」

众弟子们捂着屁股，老实地点头，我满意地带着小师弟回家了。

经过那天后，我一打成名，无人敢找凇池麻烦，但也偶有不识相的。

游长奚决定把这次的耻辱算在凇池的头上，闪身拦住过路的凇池放狠话，「凇池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要收拾了你。」

「若有本事你尽可来试试。」凇池极具挑衅意味地冲他一笑，身上锋芒毕露。

气得游长奚险些要来动手，却在凇池一句「我告我师姐」的威胁中彻底歇了火。

暗恨咬牙。凇池不讲武德！弟子打架，他居然叫家长！！

当初那个可怜的小哑巴分明就是装的，难怪本来死犟着不肯低头的人，第二天却变得那么不经打，原来是在做戏扮可怜博师姐同情！

想通了这一切的游长奚纵是再愤怒也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打屁股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那一天的阴影，他恐怕要拿一生去治愈。

3

大师兄回来了。

我躺在摇椅上敷着面膜，摆手挥退仙侍嗯声表示知道了。

面膜是我用润肤养颜的妙灵丹研碎凝在蚕丝巾上的，必须敷满十五分钟，不能浪费。

我晃着椅子，脑子里开始回想有关大师兄岑渝风的事情。

岑渝风是迢渡的大弟子，在我来雾缈山之前，迢渡事物也大都交由他来处理。大师兄沉稳明礼长得好看，除了跟我不对付外，样样都好。

我落泱公主，谁见了都宠着捧着，偏偏他从不畏我身份威压，常气得我去找师父告状。

说起来，我这大师兄，跟上辈子的我相比，也好不到哪去，不过我是当反派作死的，而他是当舔狗作死的。

我在天门台上痛得打滚那会儿，他也在场。

隔着人群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，看到熟人，我下意识扯动嘴角想朝他笑笑，他却转身，像是对我厌恶至极办，不愿再看到我一眼。

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，大师兄原来也暗恋离涟，还是个爱而不得最后黑化的深情大舔狗。

离涟想与我的神脉融合，但火灵神脉跟离涟体质排斥太大，两相抗衡的时间一长，神脉即碎可危，离涟也性命难保。

大师兄挺身而出英雄救美，竭力费心黏合住了我断碎的神脉，还助离涟彻底融脉成神。

只要有师父和父君在，离涟的眼里就不会有他，许是被嫉妒冲昏头脑，大师兄居然想欺师灭祖，在祝贺离涟成神的盛宴上，既想公然行刺迢渡仙尊跟天帝。

正面刚，勇得不行。

结果也可想而知，大师兄直接被师父一剑戳在了墙上。他握着胸口的剑，恨声啮齿，谑笑睢意。

「好师尊，对待自己的弟子，可还真能下得去手啊，两个弟子，皆死在你手里，你问问自己，又可有愧意？」

迢渡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难看至极，袖中的手微微一颤。

大师兄乘机而遁，抢了司命的开芸镜，从迢渡仙尊的大弟子成了仙界首席通缉犯。

后来由书里的仙子们描述，最后他是在凡间被发现的。

大师兄屠了十座城的凡人，以百万人血为祭，引灵招魄入魂灯，还用他自己的半副仙骨，想为什么人塑型成身。

有人猜测他是要召个魔头为他所用，也有人说他是要自己聚怨成魔，真实的情况，只有赶到场阻止的迢渡清楚。

那是一段只有他们当事人才知道的事。

纵有心理准备，迢渡看到眼前场景的时候，还是一震。

凡间尸鸿遍野，血流漂杵，巨大的阵法中间，飘浮着半副仙骨和魂灯内金色的魂魄碎片，岑渝风掏出琉璃玉瓶，其中流动的半点火红残脉，一同吸入进搅动翻滚的血雾里，慢慢化出个人形来。

血雾凝实成一张有些熟悉的脸，垂首闭眸好似酣睡。

迢渡心脏剧烈跳动，牵引出诛仙台上那幕，那个白衣脆弱的身子踉跄站起，决然一笑，迢渡呼吸一窒，想替她拂去嘴角眼下的血迹，抬手动作却是将她推下了诛仙台。

被束缚的某种感情这一刻好似冲断了枷锁，转而又被一股力量抹去了，只余下一股莫名的滔天怒火，烧的他眼热心烦。

迢渡的怒火钳挟了他的理智，身体自行先动，飞冲向警惕正薄弱的岑渝风，趁人未反应过来之前，一剑挑破了阵中的魂灯。

刹那间，血雾凝出的人化为金粉，纷纷扬扬湮进血海里。

迢渡又恢复成了清冷仙尊，刚才的情绪仿佛只是错觉，抬剑指向了正乱拢着魂灯碎片的岑渝风。

罡风猎猎，两人大打出手。

迢渡喝大师兄莫再执迷不悟。

大师兄刺他天煞命专克徒弟。

据说他们打了三天三夜，天地色变，仅剩半副仙骨的徒弟还是敌不过师父，最后被打打了个魂飞魄散。

我啧啧感叹，大师兄有一点说得的确说错，迢渡门下的三个弟子全死了，皆尸骨无存灰飞烟灭，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。

迢渡果然孤寡天煞命克徒弟。

且我跟大师兄还是迢渡亲手杀的，真就全书最惨的俩师兄妹了。

4

明泱阁桃英翻飞，树下人练剑，枝上人醉卧。

红绸罗裙缀枝，我拎酒卧树，引颈豪饮，酒渍泛染过红唇，余股沿着下颌滑落，洇湿了领口艳色，阖眼任光影斑驳洒落在脸上，暖意融融。

察觉树下凇池的身形顿住，迟迟不肯挥剑下招，我随手摘叶，飞花击出，引来痛呼两声。

「好好练，走什么神呢。」

「是，师姐，我这就练。」

偷看树上的行径被发现的凇池慌乱一阵，忙稳住手中长剑挥，练我刚才教的式术。

十几岁的少年瘦身颀立，个子窜的飞快，骨肉匀称，只是脊背还有些单薄，白白嫩嫩的小师弟变成青葱少年郎，这种养崽崽的自豪感充斥在心底。

我一边满意躺回树干上继续喝我的酒，一边想着迢渡闭关日子已经好有几年，他有没有可能已经死在里面？

他要是死了剧情就推动不了了，而我岂不是不用躲，直接当我的快乐仙女？

我越想越美滋滋，直到酒意渲染瞌睡爬上眼皮，意识渐渐模糊，风盈花香，醉得舒心安逸。

中途鼻尖花香味转变成了股清爽气息，我仿佛落进了个温暖怀抱，搂得稳稳当当，想睁开眼看看是谁，却觉得眼千斤重般抬不开半丝缝，气息笼罩着睡意更浓了，身体不自觉埋了埋，缩在那人怀里睡得舒适。

再醒来时，我依旧躺在了软床上，外头日影横斜，残阳映着山间白雪，烁着金光，凇池还在院子里练剑。

我揉揉脑袋施了个清光咒，浑身瞬间清爽，问他：「小师弟，是你抱我回来的吗？」

刚想夸夸他力气真大居然抱得动我，凇池却摇了摇头。

「那午间可曾有来过什么人？」

凇池将掌中的剑柄紧攥着，垂眸抿唇道：「方才云絮山的仙尊寻我，我见师姐睡得熟便未吵醒你，再回来时师姐已经进了

屋。」

我拧了拧眉。

不是凇池，那是谁来过我这里？

还不等我脑子里一个个猜测的时候，仙侍来传话，迢渡出关了。

雾渺山的大殿中，瑞兽消香，雾笼云环，幔垂影绰，三个弟子齐身跪迎。

闭关这么久按理说也应修为精进才对，迢渡非但没涨反跌了，状态比闭关前还要差。

一通师徒间的寒暄过后，迢渡打发走了大师兄跟小师弟，只留了我一个人下来。

「阿泱，玉牌唤你，为何未有回应？」

听着他的称呼，我微微蹙眉，但也无他法，只能应着。

「玉牌前些日子不小心丢了。」

迢渡看了我许久，久到以为我脸上是长了什么东西，正准备摸脸看看的时候，他阖眼轻叹，模样疲惫极了。

「罢，丢了便丢了，早些时候再赠你些别的。」

他起身来想摸摸我的头，刚抬手，我抗拒地退后半步，干瞪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努力克制住想直接跑路的冲动。

迢渡看着空中的手，眼前人警惕的目光和梦里的人反复交织重叠，一时分不清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。

迢渡做了个梦，很长很长的梦。

梦里场景有的变化飞速，有的却慢如度年，却都是她的身影

粉嫩如团的花泱梳着花苞头，拽着自己的衣摆跟着满山跑，霜雪冻得鼻头泛红，呵出的热气熏红了她的眶，怎么哄她都不肯放手，奶声奶气说要跟着师尊，冷清惯了雾缈山，就这么多活了个活泼的小团子。

「师尊，我想一辈子跟着你。」

桃李馥郁少女初长，白衣翩翩，动若脱兔，飒挽青剑踏雪，折来枝头褐梅玉立，铃音清脆，笑如朗月，傲首万物皆俯，远远看来，眸眼明亮。

「师尊，这梅像你，徒儿特折来献你。」

一片黄沙中，落泱团膝，泪涸泣血，见到我时慌乱奔来，脚步未稳摔得头破血流也不管不顾，攀在我的袖子，悲怆央我，傲骨折尽。

「都是我害了小师弟，师尊求求你，救救他吧。」

诛仙台前，一身白裙连同她那具身子残破不堪，折断了双翼的蝶般，静静地垂在地上，半晌才颤着站起，脆弱得恍若一触就碎，低低笑来，倔强又决绝。

「不悔。他日若有命归来，弟子定当将师父寝殿里的那只畜生宰了来，烹肉煮血做下酒菜。」

一帧一幕走马灯，又如象犀群踏朝着迢渡涌来，悲情万分，心间同刀绞针扎，痛彻心扉，似真似假的记忆动荡着，隐隐有着入魔之兆。

大殿中的气氛凝固半晌，直到我开口叫他才反应过来，收了手让我回去。

一切都太奇怪了。

我退到殿外，摸着下颌思索，丝毫没注意到迎面撞来的人。

「这是许久未见，师妹想念师兄得紧，自己投怀送抱来了？」、

岑渝风挑挑眉，我冷不丁直直撞进他那双潋滟的桃花眼里。

不着痕迹避开肩上的手，想到上辈子他跟我同样凄惨的结局，出于同情心理，我全当没听到他的嘴欠，供礼唤声。「师兄。」

岑渝风一身墨衣，腰间挂着玉箫，紫襟缀精致拢扣，发带松松挽着将束为束，慵懒温雅地拿着金纸折扇，清淡香气扑面而来，有些熟悉，还未来得及捕捉就转瞬即逝。

岑渝风也算是小说里的重要角色，我并不想跟这些剧情人物牵扯太多，刚想找借口离开。却被他拦住。

他掏出一团红色的毛发，说是后山的赤犬拆了他的屋子，让我这个赤犬的主人给个公道。

他手里的红毛柔顺光泽，的确是后山赤犬独有的，可赤犬从不出后山，怎么会平白无故拆了他的院子。

心下疑惑，但也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。

「师兄不如先去师父那里住着，待师妹将你房间修葺好了，再带赤犬给师兄赔罪？」这要是放在前世，我只会夸赤犬干得漂亮，哪里有这好脾气。

重活两世，我成了十分惜命的人了，剧情人物能不招惹就不招惹，苟住命养大小师弟就跑路才是最要紧的。

岑渝风摇扇，倾身靠来，目含幽怨：「师父那苦寒得很，我住不惯，师妹的明泱阁桃樱翩然，不知能否收留师兄几天。」

我满脸写着拒绝。

「如若师妹不答应，师兄也就只好找赤犬算账了。」岑渝风一副十分惋惜的口吻，合扇敲了敲掌。「对了，不知师妹喜不喜欢加孜然？」

他在威胁我。

我头痛地揉了揉额角，正准备答应，被一道清脆唤声打断。

「师姐，师尊留了你好久嗷。」凇池横插进我跟岑渝风中间，挡住了岑渝风的视线，玄底长靴踏雪，高高的马尾耷拉了下来，发丝散落在肩头胸前。

凇池薄唇轻抿，眼角微垂，拉着我袖子软语道：「在附近等得都饿了，师姐我今天想吃糖醋排骨。」

玉面少年郎的撒娇谁顶得住啊，听得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，也软下了眉眼，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安抚。

隔着凇池我看不到岑渝风的表情，只听到他阴阳怪气的声音，「师妹待小师弟真好呀。」

可不嘛，亲师弟，我养大的心头肉。

「我方才听闻师兄无处可住，不如去我的凇居住吧。」凇池向岑渝风发出邀请。

「我住了师弟的住处，师弟住哪？」

我想也不想地接道：「师弟从小住在我那，最近才搬去的凇居，现在他住回来，你住他房间正好。」

岑渝风想说什么，凇池先一步向他引位，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：「师兄请，凇居的风景虽比不上明泱阁，但也算得上景色宜人。」

岑渝风眯了眯眼，最后还是去了师弟的凇居。

我看着师弟，感叹地点头，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，我甚感欣慰。

5

赤犬是后山的灵兽，在我来雾渺山之前就生活在那了。

幼时闲着没事常去后山看它，不知什么时候它在我身上结了契约我为主。

上辈子从没见过它出过后山，且岑渝风住处离得那么远，怎么会去拆岑渝风的院子？

与其想那么多，不如亲自问问赤犬，我拎着满袋子灵丹，开始找山间树丛里那道红色身影。

后山的小路蜿蜒直上，山径崎岖，巉岩嶙峋，繁茂枝叶覆在雪下，越深入雪越小，从放眼皑皑到零星几处雪堆，路面豁然，草木苍翠，隐闻溪涧虫鸣，别是另一方洞天。

我慢慢悠悠转了半天还没找到，奇怪，平常赤犬常去的几个地方都不在。

正感疑惑间，前方不远处传来慌乱惊呼声响，隐隐还夹杂着兽类呼噜低吼。

「歪歪，你别过来啊，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。」

我穿林拂叶便见赤犬龇牙咧嘴，前爪划拉着地面，怒瞪着眼前的人，作势要将其扑到。

黄衣少年握着剑，如临大敌般吞了吞口水，一边后退一边警惕着面前的巨兽。

「小红，回来。」拍了拍手吸引它的注意力，赤犬见到是我，改换目标，直面将我扑在地上，拿毛茸茸的脑袋供我的脖颈，呜呜咽咽的委屈又高兴。

任由它在我身上蹭来蹭去，揉了揉小红的毛，额头相抵的安抚：「抱歉啊小红，这么久没来看你。」小红回应地舔了舔我的脸。

旁边那人看呆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，张口半天发不出声。谁也没想到，上一秒穷凶极恶的灵兽，下一秒竟乖得像是只普通小狗般摇尾乞怜。

我这才注意到还有人在，拍拍红毛示意它起来，小红哼哼唧唧耷着飞机耳慢吞吞爬起。

雾缈山的后山是禁地，除了我鲜有人来，陌生人闯入动物的领地，都会下意识想要驱逐消灭。

小红不满地对着那人亮起了獠牙，喉咙里低吟着威胁。

「你是谁？来这里做什么？」我掏出灵丹投喂给小红安抚情绪，询问跌坐在地上的人。

少年显然吓得不轻，恍惚回神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回道：

「我是云絮仙尊门下弟子游长奚，俸师父之命来送东西给迢渡仙尊，下山时不察方向这才迷了路。」

游长奚一袭雀金裘百子缣丝，边角绣着繁复花纹，雪白滚边沾了草屑灰泥，金冠玉顶，鎏瞳金眸，俊脸青青白白，狼狈却也难掩贵气。

游长奚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当初欺负小师弟被我揍过的小孩儿嘛。

我出声警告，「小家伙，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」

这句话好像戳了他的痛点，瞬间像只踩了尾巴的炸毛橘猫，「我不过看起来比你矮半个头，哪里小了！」

「这小胳膊小细腿的，给小红吃都嫌不够塞牙缝的，哪里不小了？」看到那张气鼓鼓的包子脸，觉得有几分意思，我不禁起了逗弄的心思。

游长奚满脸气得通红，想驳又拿不出话驳的吃瘪样，好玩极了。

我倚着小红笑得花枝乱颤，绯纱红衣，两团似火的艳丽落在游长奚眼底，浓郁了光彩，他看着我的眼神从呆滞慢慢到惊骇，最后一副像是吞了苍蝇的样子，指着我的磕磕巴巴道，

「你你你你，你是落泐？！」

合着半天没认出我来。

我挑了挑眉，大方承认。

游长奚更害怕了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不自然地别开脸，耳根红得滴血，右手移到背后想护住屁股，又觉不妥，僵着姿势不上不下。

我再次趴在小红身上笑得前仰后合，惹来游长奚的炸毛跳脚。

好半天我才止了笑，揉了揉脸，看着别扭的人安慰：「别怕，这次不打你屁股。」

「谁怕了！」

「还有你不准提！不准提你打我屁股的事听到没有！」

.....

游长奚气闷得抱着剑坐在地上，也不理人，背影倔强又可怜。

「好啦，不说你了，别生气。」我笑也笑够了，人也着实被气着了。

我坐到他身边，用胳膊碰了碰他的背，他往旁边掣我也跟着掣，来回几次。

于是我手指戳在他的后脊背上，轻声细语哄着。游长奚身子一僵，终于微微侧过头来，同我说话了。

「那你不准再提这件事。」

我点头。

「也不准再说我小。」

我又点点头。

最后，在我的百般诚恳下，游长奚菱眼微红，耳根也红，声音温吞，弱如蚊蝇。

「那好吧，我就勉勉强强原谅你了。」

「好，谢谢你勉勉强强原谅我。」我笑嘻嘻揉了揉他的脑袋，故意将他额前的刘海揉得乱糟糟的，小模样更惹人怜了。

闹别扭的小孩儿就得顺着毛撸。

6

小红身上的毛只给它觉得亲近的人碰，外人摸起来炙热滚烫。

我摸着手感舒适，抱着睡觉正好，它埋进我怀里，满意地伸舌头舔了舔我下巴，一双黑眸亮晶晶地看过来，水汪汪的。

上辈子，满地的血跟赤犬身上的颜色一样鲜红，它也是这般埋进我怀里，委屈呜咽着不肯闭上眼，直至魂魄一点点散尽。

「是它自己撞上来的。」一旁的离涟无惧昂头，「竟然抓烂我的手，那就别怪我狠心杀了它。」她手中那柄师父的灵霜剑淌过血，卒得凌寒熠熠。

师父居然将他的本命灵剑给了离涟。

我怒火中烧，胸口的火越烧越旺，白衣沾着还未干透的血迹，挽剑逼近后退的离涟。

「是吗？那这也是你撞上我的，今天我就拿你血祭小红。」

我提剑猛刺，离涟慌忙来挡，却被震倒在地。灵霜剑嗡鸣不止，我飞身凝气想将剑直接送进她胸口，却被股外力铮声荡开，虎口震裂。

离涟一改之前凌傲气势，珠泪滚滚，柔弱摇头，嘴里申辩着，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小心迷了路，这头灵兽先扑上来，我是出于自保才……」

「住手！」迢渡及时赶到，召灵霜剑挡住了我奋力一击。

岑渝风扶起地上的人担心道：「离涟，你没事吧。」

离涟白着小脸泪水涟涟，紧咬下唇轻轻摇头，娇弱得宛如被摧残的白莲，摇摇欲坠。

这幅画面刺得我眼睛生疼，现在倒像是我成了真正的恶人。

我捏诀化出灼骨裂焰，不管不顾直冲离涟而去，离涟吓得缩进岑渝风怀里，瑟瑟发抖。

「阿泱不可再胡闹！」

迢渡蹙眉呵斥，桎住我的手腕，捏得我虎口的血肆流不止，「离涟并非有意的，莫要再伤她。」

我像未觉疼痛般想用力挣脱。

「不过区区一只灵兽罢，师妹若实在舍不得，师兄再替你寻一只来，何必为了只畜生要离涟的命？」

岑渝风的话激得我气血翻涌，滔火沿着经脉在血液里横冲直撞，眶热发红几欲斥血，身体抑不住地发颤。

我怒极反笑，昂首沉恨，剑指离涟。

「胡闹？畜生？她离涟的命是命，小红的命就不是命了？别忘了离涟也不过是只畜生。」

眼见事态越发不可控起来，迢渡趁我不备抬掌劈下，后颈一痛，意识逐渐涣散，闭眼前还能看到众人背着离涟对我挑衅一笑。

我和小红是同契相系，它身死命陨，我也本该受魂神重创，出乎意料的是，醒来后我除了头痛欲裂并无影响，后来才知小红只是单方面与我结契，它能为我承受伤害，我却不能替它分担苦痛。

自那时起，我誓要离涟血债血偿。

于是我就这么开启了女配作死之路，最后成了离涟通向高位的垫脚石，好不凄惨。

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小红，伤感完了，我得把游长奚送出去，后山禁地不是他能久待的地。

「游长奚，你是怎么迷路到后山来的？」我骑着小红带路，两手后撑，漫不经心问跟在后面的游长奚。

游长奚认真回忆了一会道：

「雾缈山的护山大阵，迷雾弥漫，千变万化，找不到下山的路。那个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凇池，方想叫他带路，结果转瞬他就不见了踪影。我跟着他消失的方向走，迷迷糊糊就走到了后山。」

护山昆仑阵虚缈无律，身陷其中便幻境迭出，或许游长奚看到了凇池的幻影才意外闯进来的。

我摸着下巴思索，身下的小红忽然面狰低鸣，好似感应到了什么，猛地加速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。

突如其来这么一下，把我跟游长奚都整蒙了，他奋力追着小红的脚步，从跑改为飞，才勉强追上。

我看他吃力，伸手把他捞在我身后，「抓紧了。」

游长奚想攥着小红的毛，奈何小红的毛发太滑有些抓不住，好几次险些把他甩出去。

「抓不稳就抓我啊！笨！」被甩下去不摔死你个死孩子！

我抓着他的手放在我腰间。

「要是觉得冷就躲在我背后。」交代完后我再也顾不得他，紧攥着小红的鬃毛避免跟他一起掉下去。

游长奚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觉得小命更重要，两只手从按在我的腰侧到双臂环住腰，搂得生紧，脸也埋在红衣背后，挡住了前面呼啸如刀的劲风。

腰间的力道勒得我快断气了，但我也没说什么，只能任由他搂着。

周围环境越来越陌生，小红带着我穿过几个结界，到达一处黑山的山顶，山顶平台上的一个巨大结界中黑雾暗涌，紫电交加。

游长奚瞪大了双眼，「这是什么啊？」

我联想到前世，脸色凝重道：「是魔气。」

小红跃上山顶，平台中央有道深邃缝隙，黑雾从中源源不断涌出，环绕盘旋。

我掐了个结界将我们护住，避免被魔气侵蚀，走近了细细勘察。

小红冲着四周警惕地龇牙，狂吠几声，像是在震慑什么。

雾缈山内怎么会有魔气？

缝隙中咕涌着浓郁稠色，里面如同藏了什么东西，混浊邪魅，被隙口那道金色的繁纹禁锢着。

我隐隐觉得有什么隐秘着的东西要被揭露了。

魔族的骨干早就被上古的神诛灭了，只剩些残党余孽藏在角落不敢出来兴风作浪。

前世雾缈山一夜之间突然涌出了大批魔族，周围几座仙山联合抗御，却难抵魔族数多强大。

雾缈山连同几座仙山彻底覆灭，无人得知，这些魔族都是从哪来的。

现在我知道了，后山之所以被命为禁地，是因为这里镇压着魔族，而小红是看护这道魔隙结界的灵兽，感受到了结界异动，才带着我们过来的。

外围结界激荡，内围魔气也活跃得厉害，显然是不久前有人企图触碰封印。

原来我生活了这么久的地方下居然埋着颗定时炸弹，我淦！还好发现得及时，不然还没跑路前，恐怕就得提前 GG 了。

我深知此事重大，让游长奚去禀告几位仙尊，他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郑重点头。

魔隙是早在几位仙尊占山为居之前就存在了的，得到这个消息后众人皆吓了一跳，随后加固了结界，命人严加看守禁地。

7

禁地里的魔隙就是前世雾缈山覆灭的源头，现在有了几座仙山的扛把子们加固看守结界，暂时应该还算安全。

经过这几件事后，我隐约觉得有些问题。

前世这个时候，迢渡应该在下凡历劫，离涟也是在他历劫之后被带回来的。但如今他闭关后状态太差，连雾渺山都没出过。

而大师兄作为离涟的终极舔狗，女主角到现在都还没出现，他不但不急，还净往我那跑，蹭吃蹭喝就算了，还跟小师弟三天一大打，两天一小打，美其名曰，培养仙界未来翘楚。

小师弟也倔，打不过还要硬刚，出招又猛又狠。

他俩倒是打爽了，我院子遭了殃，因此我严重怀疑，大师兄是为了报复小红拆他院子的事。

况且，在我们到达魔隙之前，结界动荡，魔气不安，明显有人想打开魔隙，那人是谁？

各种思绪纷杂，我心下烦闷，索性出去透透气。

雾渺山山顶有座凉亭，是我以前最喜欢去的地方，没事就在上面学着别人风雅一番，攀栏听鹤，饮寒煮雪。

凉月如盘，风卷绒雪沾婕落颊，神思清明了不少。

朱坛揭封泥，浓郁酒香四溢，酒啊果然是个好东西，是失魂人的舟，是苦痛的良药，前世在无数个被抽脉后遗症疼到死去活来的夜里，只有泡在酒精里才能勉强缓解。

甘酿醇厚，入喉劲辣，没几口就醺得我肤红脸热。

大抵是环境太过熟悉，大片过往涌现，醉意驱使，我召了剑，红袖破清光。

凌剑疏尽飒意，转霜折刻，一招一式，都是印在记忆里的东西，当初我仿着那人的身影，练了好久只为得一句赞许。

我手里的剑越舞越煞，直至气喘方肯收势。

剑停风止，削雪斩松，大群仙鹤吓得扑棱飞远，红衣猎纱，眉眼间满是压不住的艳。

烦闷被一剑绞了彻底，整个人舒爽了不少，我仰倚栏杆，栏后是万丈悬崖，望不见底。

我扔剑拽了拽前襟散热，目光飘落在了瓦角檐边那串长铃，眼中透着迷离。

玉声叮当，回想起那人替我挂上铃铛时的笑意。

「待阿泱再长大些，能自己取到长铃了，师父便应你……」

应什么来着？

我伸出手，朝着长铃的方向，一抓，光滑金铃瞬间裂成碎片，从高空坠落，一起滑落的，还有我的身体。

岁月悠悠，这句话撑起我年少的所有欢喜。

——「应你一生长伴。」

霎时间，神脉的疼痛袭来，周身力气抽离，亦如被扔下诛仙台那天。

眼光随着上方坠来的金玲望去，我张了张嘴想笑，风呼呼灌进肺里，喉口错觉泛起腥甜。

少不更事，满腔真情错付。

现铃断言碎，往事已成空。

待身上的疼痛缓解过来，我却并没施法停下，而是任由着身体下落，想要就这么结束，不用再生生纠缠，但是这个念头出来瞬间我就后悔了，这个高度，摔下去不死也得断个手脚！好不容易活下来了，怎么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真是脑子抽了！

我方想捏诀降速，眼前白衣一闪，下落速度变缓，紧接着，我便跌落进了一个温暖的怀里。

闭眼睁眸的功夫，我又被带着回到了雾缈山山顶，月下眼底倒映出迢渡苍白的脸色。

这是我重生以来，第一次直面自己曾经的感情，也是第一次直面他。

「阿泱.....」迢渡声音喑哑，冷眸微红，抱着我的手甚至有些微微发颤。

我一掌拍在他胸口挣脱出身，敛神侧首，心下无波无澜。

「多谢师父搭救。」

「阿泱.....我.....」

迢渡欲来拉我，还不等他碰到我的手臂，我便错步避开。

「师父，弟子有一事要同师父告之。」我急匆匆打断他，虽然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但预感绝对不是我想要听的。

「待小师弟下山历练过后，弟子也想下山历练。」

迢渡顿身，不再开口，阖眸涩声。

「好。」

我必须要离开雾缈山。

不管剧情多乱，我都要避免一切会导致死亡结局的故事发展。

我下定决心，等小师弟历练回来，我就带他走。

结果没想到，我等来的不只有小师弟，还有离涟。

8

五大仙山新秀弟子下山历练。

本意是想磨炼弟子，却不想魔族余党现世，匿迹万年卷土重来，仙门翘楚折损过半。

雾缈山迢渡仙尊三弟子凇池为护同门，力挑敌首，奋战重伤跌落悬崖，为崖底医女所救，身受剧毒，被送回雾缈山时危在旦

夕。

远远看见离涟的那一刻我愣了愣，哪怕迢渡没有下凡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
重生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女主角，果然还是小白花的样子，白裙犹怜，鹿角精致。我竭尽全力想避开她，却还是撞上了。

一旁床上的少年乌唇苍颊，双眼紧闭，黑气萦绕，再无往日灵动模样。

我心疼得无暇再管其他，想要上前察看他的状况，却被一道人墙拦住。

我越过突然侧身挡在面前的岑渝风，没走几步，就又被他拉住。

「不要去。」

他手指节骨分明，力道却不容置疑，脸上有丝紧张，望向我的眼神也复杂到难以言喻。

我挣扎道：「大师兄你抓疼我了。」

这时候他不去看看小师弟，抓着我干吗？

岑渝风这才察觉自己的失态，放松了不少。

「让师尊先替小师弟疗伤，现在进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不如留在外面。」

「就算帮不上什么忙，看看也好，还请师兄松手。」拽出手，我不顾后方古怪的岑渝风，跨进屋子。

片刻后岑渝风才跟了上来。

小师弟中了魔族至毒，只有跟魔气相克的秋绛果才能救他。

秋绛果随着上一代神灭后再无出现过，听说在黄金之地沙渊有秋绛果的消息。

小师弟性命岌岌可危，迢渡闭关后境界大跌，带小师弟找解药的担子落在了我跟大师兄肩上，同行的还有离涟。

她是小师弟的救命恩人，还是秋绛果的消息提供者，纵然我再不愿意，为了小师弟我也只能忍了，大不了避女主锋芒，不主动与她为敌。

敲定好后，不敢耽搁半分，我们一行人带着小师弟出发去了沙渊。

「岑师兄，神舟虽快，路途遥远，距离到目的地还要飞些时日，不如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来尝尝。」

小师弟在船舱休息，方出来坐上船头透气，便听到后面的动静，女声轻柔悦耳。

「不了。我同离姑娘并不相熟，你不需要叫我师兄。」

「好.....岑大哥。」

离涟明显噎了噎，捏着嗓子又叫了声，听得我膈应得慌，侧头看舟下划过的风景来转移注意力。

「落姑娘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」

不知何时，离涟出现在了背后，我回过头，正对上她那张强挂起的笑容，手上端着碗冒着热气的粥。

「我也不了，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」

不想同她多待一秒，我起身准备回房，离涟也不让路就这么杵着。

我路过她的时候，只听哎呀一声，白裙美人就那么歪倒在地，那碗热粥全数泼洒在了她的身上，手背上白皙的皮肤被烫得通红。

在岑渝风过来的空档，她眼里已经蓄了满池秋水。

？？？我明明没碰到她啊？！

我在一旁看着她的操作目瞪口呆。

「落姑娘，你要是不想吃就算了，何必.....何必这般.....」

这我从头到尾都没针对过她，她居然还要来婊我？！硬了，拳头硬了。我深吸口气，心底默念：她是女主，她是女主，她是女主，不要冲动。

「这是怎么了？」岑渝风人一到，美人就扑簌簌落了泪，贝齿咬唇，满腹委屈，一副自咽的模样。

自从离涟来了后，岑渝风经常魂不守舍，总是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。不用说，岑渝风作为离涟的舔狗，势必会站在她那边的。

屎盆子都扣来了，怎么反驳都是没用的，回想起上一世岑渝风无脑护离涟的事，我就顿感心寒。他曾经为了给离涟出气，打伤我，并勒令我不许再动离涟一根汗毛。

心头冷笑，无名的愤怒腾升而起。这桩离涟自导自演的戏，我半点都不想跟他们继续纠缠。

「离姑娘说我故意推了她，师兄可是要为她责罚我？」我冲岑渝风挑眉嘲讽。

「师妹在说什么呀？」没有预想中的斥责和疼惜，岑渝风反倒嘴角勾起，靠近时，他身上那股若有似无的香气袭来，隐约觉得哪里闻到过。

「这离姑娘是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怎么会是你干的。」

「离姑娘你说是不是？」岑渝风弯着腰去询问离涟，语音末尾微挑，头偏落时肩上的长发滑落，遮住了我看他的半边脸。

离涟梗着身子，眶里的水花不知道该不该再落下来，迎着岑渝风的话，她脸色铁青地点点头。

岑渝风满意地将她拉起，动作语气温柔，「我这师妹呀，总爱把事往自己身上揽，离姑娘莫见怪。」

「平时路上见到个死的阿猫阿狗都会难过，还好离姑娘没事，不然师妹又要自责了。」

这情节不对啊，岑渝风确定他没拿错剧本吗？

离涟脸色难看至极，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了，只能含泪咬唇，一副受尽委屈不敢言的样子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离涟都十分安分，不找我麻烦也不给自己加戏了，相安无事到了沙渊。

飞舟缓缓下降，连片的鎏金广漠，表面看起来平静，实则内里潜藏着深渊巨口，等待着把我们吞没。

我靠在船舷上，心底越发沉重。我知道这片金沙里有什么，也知道秋绛果在哪里。

因为这里就是我害死小师弟的地方。

9

沙渊曾是神魔战役的遗址，一战过后，众神陨迹，诛魔残灭，焦土秽息，成了几百万年无人踏足的孤漠。

听一些外门弟子说沙渊里有件神器，刚好恰逢迢渡生贺，我便不自量力想寻来给迢渡作贺礼，结果没想神器没找到，自己反倒被困死在沙渊的一片秘境之中。

秘境中隔绝万世，无论神魔妖仙，只要身在其中，法力就会逐渐流失到仅剩肉体凡胎。里面还有魍魉妖兽无数，雾煞毒瘴氤氲，尸骸遍布，不知葬了多少士人能者的骨。

我厮杀妖兽力竭后，藏身在一处山洞中，腰间玉牌明明灭灭，信号微弱但好歹能发通求救讯息，接下来只需蓄存体力等待迢渡的救援。

等了不知道多久，设在洞口的结界日渐微弱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就要死在里面的时候，有人来了。

来的不是迢渡，是我曾经百般嫌弃厌恶的小师弟。

他说，迢渡受龙君所邀去了南海下棋，是他发现我不见后，又探到我魂灯微弱，用秘术才寻到了我。

在秘境待久了同凡人无异，也自然会有身疲腹饿，幸好里面灵草仙果也多，被我用作充饥果腹的食物里，秋浆果就是其一。

我跟小师弟两人合力寻找秘境出口，终于探到处细小缝口，在出口即将打开之际，却被突然出现的魔兽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最后小师弟为了救我，以身相换，将我推出秘境，自己则挡住了魔兽的攻击。穿透他身体的巨大血口，和那句师姐快走，成了我一生脱不开的自责。

我以为只要我不来沙渊，小师弟的结局就不会同上一世一样，但我发现，关键剧情终究还是会不可控地发展。

神舟落地，黄沙弥漫，大风卷硕，不到片刻就吃了满嘴的沙，我捏了个结界，把搀着的人牢牢护住，小师弟顺势靠进我怀里，有气无力地叫了声师姐，声音轻软无力，低声咳喘都像是用去了半身力气。

我揉了揉他的后脑，示意他安心，「放心吧师弟，无论如何师姐都会救你的。」

沙漠里跋涉了很久，风沙渐大，噼里啪啦打在结界上又被弹开。

离涟走在最前面，黄沙将她的白裙染成旧黄，她法力低微，结出来的结界也越来越薄，直至被彻底削碎，整个人扑通半栽在地上。

岑渝风只好重新替她捏了结界，让她能够继续带路。

上辈子我是不慎卷进了沙尘暴，再睁眼时就已经发现进了秘境，所以这路还是得由离涟来带，具体她是怎么知道的，据说她也是在一本遗世医书上偶然得见的。

又艰难行进了半天，突然脚下整片沙地轰隆抖动，自前方的沙下钻出了一只巨大的蝎兽。

沙子顺着面前庞然大物移动滑落，埋在沙下的半截身子露出。通体甲壳漆黑乌亮，钳螯锋锐，亮条后尾缓缓抽出，悬在头顶朝着我们的方方向晃动，尖端寒芒熠熠。

众人具是大惊，迅速后退，岑渝风一甩长袖，手中金扇劈出道道刀风打在蝎兽的甲壳上，锵声将它击退几步，飞起大片尘沙。

「是龟蝎。」

岑渝风又甩了几发刀风，龟蝎这次有了防备，扬钳抵挡，明显怒火中烧，长腿抬擦踹躅，尾刺挥得虎虎生风。

「这早已绝迹的魔兽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」

「先别管那么多，走。」

秘境中奇穷万险，在进去之前，尽量避免没必要的战斗。

来不及背人了，我直接将小师弟打横抱起，开始一路狂奔。

小师弟搂着我的脖子，脸色愈发难看，我以为他是被颠得难受，穿膝而过的手紧了紧，尽量保持动作稳当，底盘挨着沙面快速掠过。

踩上这片沙地后，我仿佛受到了降级打击，体内力量被压制，哪怕能飞也飞不了多高，况且我还带着个小师弟，只能在沙漠里用最低级也最快效的逃跑方式。

龟蝎紧追不舍，爬行时天震地动，发出滋滋嘶叫，偶尔从尾刺射来几发毒针，险险扎在我们身侧。

沙地越跑越软，原本脚下的金砾变成了金粉，身后传来半声惊呼，离涟摔在地上，龟蝎渐近，离涟腿软骇极，不敢再动。

「岑大哥！救我！」

岑渝风折身，在龟蝎抵到，提尾即刺时，飞扇如凌刀，呼风裂空划破龟蝎黑甲，成功将它从离涟身边引开，一人一蝎激斗得不可开交。

我将小师弟放下，准备去帮岑渝风。

小师弟却抓住了我的手，张口想说什么，转而又垂眸放开，只道了句，「师姐小心。」

我以为他只是担心我，朝他微微一笑。

受地形所制，全身法力使不出，好在只有一头魔兽，我和岑渝风两人合力击杀只是时间问题。

龟蝎自知打不过，转身朝着一块石头后调息的小师弟和离涟而去，无论我们如何阻挡拉扯，依旧目标明确地对着他们的藏身处发起攻击。

龟蝎尾巴甩动，重重砸在石头上，石块轰然碎裂，离涟搀着的小师弟就这么暴露在它面前。

眼见龟蝎第二击就要落在小师弟他们身上了，我见势不妙，催身运法，赶至他们身前。蝎尾力度全数砸在我的灵剑上，剑声嗡鸣，震得虎口发麻。

龟蝎的尖利毒刺缓缓下压，我咬牙竭力抗衡。

龟蝎另一条尾巴跟岑渝风牵制住了，刚想叫离涟带小师弟离开，后腰处猛地一痛。

回过头，我正对上离涟的脸，她带着得逞后的讽笑，紧接着又是一掌拍在我的背后。

早就察觉离涟有问题的，明里暗里提防，万没到会在这个关键骨眼上出问题。

待会儿解决了龟蝎，就吃鹿肉 BBQ！

我强咽下嘴里的血，一脚将离涟蹬飞，龟蝎越发用力，咫尺的尖刺压得我单膝跪地，手中灵剑也不堪重负，咔嚓一声，应声断裂。

扑哧——

锐利的尖刺扎进胸口，血色红衣更为浓郁，耳边传来岑渝风的急切呼声。

身下华光大盛，亮得我有些眼眶发涩，仍旧偏过头去找小师弟。

他捂着胸口站在一旁，头发的阴影遮盖住了他的眼睛，我的意识渐渐模糊，直至陷入一片黑暗。

10

苍茫夤亘，霜凜风啸。

雾渺山的雪，是从北辰极地引上来的，连三昧真火都能削去其三分炽气。当鼻青脸肿的小人匍匐在雪地里，气息微弱，身后仙侍询声问我可要插手时，我冷冷一瞥，脚步未顿：「瑕身劣命，死便死了。」

夜间将歇，翻覆难眠，最后还是难抵心中不安，出门将被大雪掩盖、浑身僵硬的人捞起，扔进了灵泉。

灵池对神仙只能除秽净体，对于普通凡人来说，反倒有易筋伐髓的效果。

待凇池意识回转，双颊被熏得泛潮，我才收了输送灵力的手，松了口气，发现池子里的视线投来，我又端起了架子，哼声睨目道：「雾渺山不养闲人，今日起，明泱阁的灵泉由你清扫。」

.....

过往零碎画面一点点碎裂，最后只剩下茫茫的一片白雪，天地寂静无声，我不知道要去哪，漫无目的走了不知道多久，地面陡然下陷，强烈的失重感袭来，坠入一张巨网中，眼皮沉重无比，恍惚间被谁抱在怀里。

那人吐息冰凉，声音酥麻，指尖沿着我的耳边颈间滑过。

「好久不见，师姐.....」

瞬间我头皮炸开。

我从梦中挣脱出，猛地睁眼，心跳如擂，悸汗淋漓，还未缓过劲来，转头又正对上青蛇的一对莹莹竖瞳，水灵又可怖。

我不动声色地闭上眼，心底干笑两声。

哈哈一定是梦中梦。

「醒了就别装了。」

感受到身上盘踞的那条蛇已经下来了，我这才睁开眼，看向翘坐在椅子上的男人。

大青蛇游动攀上座椅，将头搁在扶手上，温顺得像是等待主人抚摸的宠物。

蛇尾仍旧卷着我的脚腕不肯撒开，冰冷的鳞甲贴着肌肤的感觉叫人难以忽视，尾巴尖像只蠕动的小虫在空中晃动。

「荼看起来很喜欢你。」

「承蒙错爱，我不太喜欢，能不能麻烦你的蛇放开我？」

「荼，没听见公主殿下说的话吗。」

蛇尾慢吞吞地缩回，水汪汪的绿眸盯着我，里面带着几分委屈，男人有一下没一下地摸着它的头安抚。

「放心，公主殿下只是暂时不喜欢你，等回了魔宫，她一定会喜欢的。」

地上火堆哗啵作响，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橘影绰曳融融。

男人一身金丝玄衣，绛锦绒氅，腰间系着鎏色几何纹腰带，细眸眼下有颗淡粉小痣，长腿交叠翘坐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王八之气。

从他的话里我捕捉到了重要信息，没猜错的话，他就是传说中的魔尊，原著里那个赶超离涟鱼塘里的其他鱼，后宫最受宠的男人——郁潭悬。

我摸了摸胸口，发现身上伤口完全愈合，红衣上留下了大片辨识不清的干褐血迹，体内的法力少得可怜，应该是进入了秘境。

我眺望四周漆黑一片，墨色浓稠得像是随时能将人吞没，只有眼前这簇火焰照出的一小方区域，才是暂且安全的，但眼前这个穿得跟夜色一样黑的人，同样危险。

「公主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？」

「说得我好像问了，魔尊大人就会什么都告诉我一样。」以他的身份，怎么看都不像这么好心的人。

郁潭悬不置可否，「不试试怎么知道。」

「那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.....」

郁瑾悬沉默了一瞬，声音才幽幽响起，「公主不是已经知道我是魔尊了吗？」

「公主难道不问问，你的师兄弟怎么样了，或者说我有什么目？」

明明是一张从未见过的脸，总感觉他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。

我还没说话，旁边草丛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。

「主上……」

一个人影从暗处走出，潮湿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身上还隐隐冒着寒气。

头上一对标志性鹿角，一看就知道是谁了。

离涟见我醒了，欲言又止，多有避讳，郁瑾悬抬手示意她说下去。

「涟无能，让他逃进了障林。」

「无碍，此事交由茶处理。」

青蛇心领神会，爬下椅子，嘶声游走了。

「神器的具体位置找到了吗？」

「找到了，就在秘境深处的冰湖里，明日只需以神体为钥，便能拿到神器。」

郁潭悬手上把玩着一根不知从哪拔出来的锋利铁刺，用尖端挑起离涟的下巴，长眸微敛，语气轻轻悠悠，恍自云端飘进离涟的耳中。

「只要替我拿到神器，打开魔隙封印，本尊应允过你的东西，一件都不会少。」

离涟仰着脸，俏颜含羞，欣然应谢道：「谢主上，涟什么都不要，只求能侍奉主上左右。」

我这算是看明白自己的处境了。

原来离涟是魔尊的人，早在她上天之前，他俩就有一腿，怪不得郁潭悬能成为离涟后宫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啊，敢情是老情人。

而魔头让离涟把我们骗来，是为了利用我，拿到神器打开魔隙。在上一世的秘境中，我跟小师弟的确也去过什么冰湖，却并没有见到所谓的神器。

不过竟然目标只有我一个，干吗要把其他人卷进来。

「仅是为了抓我，魔尊大人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」

待离涟走后，我拨弄了一下火堆里的柴火，问出心中不解。

郁潭悬单手支颐趣味盎然，长刺绕着他的指尖灵活旋转，翘起上下晃动的那只脚，让我莫名想起了刚才那条蛇的尾巴。

「把人玩弄在股掌之间，不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吗。」

当事人并不觉得有意思，并且想打爆你的头谢谢。

心里想着，我也准备这么干了。

体内法力稀少，但总好过没有，几个简单的小法术还是能施展出来的。

我运气将郁潭悬手里的棘铁击飞在地，又拍熄了唯一的光源，动作迅速地扼住他颈间，握着被震裂的半截灵剑，深抵进他的皮肤。

「大师兄跟小师弟在哪？」

黑暗中，郁潭悬轻笑了一声。

「看来公主还是很在意他们的。」

「说。」

断刃压近半分。

「死了。」郁潭悬故意拖长了尾调。「被龟蝎一点点撕碎了吞食腹中。」

我横刀发力想直接结果了他，却被郁潭悬反手抓住，猝然一捏，手骨传来阵阵剧痛，灵剑叮当坠地。

我张嘴痛呼，一只手伸来，将什么东西送进了我的嘴里，入口即化，液体顺着喉咙下滑，肚腹灼热。

郁潭悬的手掌掐住了我的下巴，不给我有合上嘴咬他的机会，两根手指在里面来回搅动，舌头上异物触感滑腻。

郁潭悬凑近耳郭，盈盈呵声，邪魅至极。

「不老实话的话，可是会吃些苦头的哦。」

11

下巴被郁潭悬捏得发酸，我跪坐在地上干呕了半天。

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」

「不过是一些让你乖乖听话的药。」

郁潭悬重新点燃火堆，垂眸欣赏了一会我的狼狈，随后蹲下身来，摸着我的后颈，邃眼幽深。

「别生气，等明天拿到神器，我们就回家。」

郁潭悬温声软语的样子，就好像只是在商讨晚上吃什么，对话平淡又日常。

我喘着粗气挥开他的手，缩在火堆边上，也不管那道黏在我身上的视线，索性背过身调息，眼不见为净。

脑子里整理得到的信息，分析现下该怎么办。

看得出来郁潭悬暂时不准备也还不想杀我，拿到神器后他还要带我回魔宫。

刚才离涟所说追击的人，极有可能是大师兄他们，明天只能随机应变，先想办法逃出去。

经过一夜的调息，身体上感觉好多了，郁潭悬为了防止我突然发难或者逃跑，特地找了根绳子束住了我的双手。

白天的秘境也雾暗阴沉，天边铅云翻涌，雷声轰鸣阵阵。巨大冰湖平滑如镜，光鉴照人，冰层下隐隐金光闪烁，映得冰面也奢华溢彩。

冰湖看起来平静，但只要靠近就会被寒气削杀。

昨天的离涟一身潮寒之气，显然是不自量力想要破冰，反被削伤了根本，所以上辈子她才那么迫切想要我的火灵神脉。

郁潭悬去融凿冰面了，离涟看守着我。

她披着郁潭悬留给她的氅，像是在炫耀什么胜利般傲然睨我一眼，手指抚上衣领的绒毛。

「主上马上就要同我成亲了。」

我不明白她突然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答话，看她自顾自地说下去。

「主上应允的，只要拿到神器，魔后的位置就归我，说起来我还是真要谢谢你呢，落泱公主。」

离涟缓慢踱步到我面前，脸上尽是得意的笑容。

「若没有你这六界唯一的神体血脉，我们也进不来秘境。作为感谢，我与主上的婚宴上，就用你的火灵神血祭我族昌盛。」

哪怕离涟现在只是站在湖边外围，她体内残留的寒气还是被激发了出来，站在我身边，即使克制，我也依旧能听到牙齿轻微磕碰在一起的声响。

一番耀武扬威的发言，再配上她这副强忍着颤抖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滑稽又好笑。

我抬眼嘲讽地冲她扬了扬眉。

「你说魔尊娶你图什么？是图你连个完整人形都化不出？还是图你长得不行外加上帕金森综合征？」

她怕是不知道，我上辈子可是嘴炮修炼十级选手，吵架上从来就没输过，人称嘴强王者。这都插着缝来挑衅我了，不履行一下恶毒人设的职责，是不是有些太对不起原剧本了。

「你！」离涟果然生气了，虽然不知道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但合该总不是什么好话。

怒火中烧的她冲着我的脸上就来了一巴掌，我顿时耳鸣目眩，力度重得让我偏着头半天没缓过劲来，醒目的巴掌印里还有道被离涟指甲刮出的血痕。

别说，小鹿蹄子刮得我还挺疼。

离涟在看到我被束缚着无法反抗后，嘴角笑容逐渐放大，恶向胆边生，更是直接把我踹翻在地，以报在沙渊里我对她的一脚

之仇。

我感觉膝盖痛得要命，抽气还没呼出，半个嘶声就被头上的脚碾进了土里。

此时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——受制于人就不该打嘴炮！

「落泱公主不是挺能说的吗？这会儿怎么不出声了？」

头顶上传来离涟的洋洋笑声，鞋底研磨着我的后脑，嘴里满是咸腥味。

好痛，回头不把她做成鹿肉火锅，这事就没完了。

「公主不说，那就我来说了。传闻中刁蛮任性不可一世的落泱公主，雾缈山迢渡仙尊的二弟子，对谁都不待见，唯独对亲手养大的小师弟偶表温情，可不知，你真心实意待的人，已经——」

离涟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听到她惨叫惊呼一声，头上一轻，接着又是重物翻滚摩擦地面的声音。

我从灰里抬起头，就见到了不远处冰眸冷目的郁潭悬，身上的痛牵引着神经，生理泪水上涌几欲夺眶，下意识地扯了扯嘴角，一笑将泪水逼回，免得让人看见自己被打哭这么丢人的画面。

郁潭悬一步一步踏来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可怕。

「本尊是不是说过，我的东西除了我，谁都不准碰？」

离涟吐出半口血，浑身颤抖地趴在地上，眼神惊恐地看着走来的人。

「主.....主上.....」

郁潭悬抬起手，黑雾凝绕在他指尖，却就在要打上离涟身上时，倏然溃散。

他又再次尝试了几次，黑雾都在将要落在离涟身上时消失，郁潭悬僵着姿势半天才收了手，只是扔给她句警告。

「本尊可是只喜欢听话的东西啊离涟.....再有下次，哪只手动的就砍哪只手，哪只脚动的就剁哪只脚，听清楚了吗？」

离涟急忙点头，呜咽着嗓子说知道了，似为表忠心，驯良顺从地伏在郁潭悬脚边。

郁潭悬满意地眯了眯眼，薄唇微微勾起，宛如一朵诡异糜烂的黑花。

我嫌弃地撇开眼，不愿再看这么恶心的一幕。

郁潭悬拿着刚才打飞离涟时掉在地上的大氅将我抱起，温暖气流包裹住全身，伤势被一点点治愈。

我被迫窝在了他怀里，郁潭悬缓缓低下头来靠近，我一惊抗拒地别开脸，他也不介意，将脑袋埋在我颈间，冰凉的呼吸撒在我的皮肤上，不准我动也不准我说话，就这么静静抱着我。

此刻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也猜不透他的想法。

我觉得他可能不但图我神体，还图我身体。

郁潭悬果然厉害。

连靠近就会被寒气削伤的冰湖，都被他直接砸出个大洞来。

厚实的冰面下是清澈不见底的湖水，粼粼碧波中辉光闪烁。

寒气一道道劈在结界上，郁潭悬攥着我的手腕，水里的金光也在他眼底流转，最后投落在我身上。

他难得露出一抹笑来，不是那种扯着嘴角的阴郁假笑，而是明明带着抹明媚却又显得病态的笑。

眼角的红痣郁着艳色。

「公主殿下，我们走了哦。」

郁潭悬猛力一拽，带着我坠进了冰凉刺骨的湖水里。

障林中雾煞萦绕，还好岑渝风随身带着灵丹，才不至于被毒死在林子里。

他几个闪转腾挪，避开攀附在树上带着腐蚀性的植物，飞身掠影在树枝间到处横跳，躲避着那个追在身后的东西。

枯枝败叶的潮湿地面，青蛇在泥洼水面游沿而过，身体压断一小节断落的树干，嘶声吐出信子探了探空气里的味道，准备无误地朝着刚才岑渝风经过的方向爬去。

极速移动中，岑渝风想着，这么躲下去不是个办法，魔物紧追不舍，在找到落泐之前，必须先杀掉它。

岑渝风跃上障林里最高的树上，准备直接等魔物追来正面较量。

突然，障林北面方向的位置，发出轰然一阵巨响，金光大亮，连乌云的边角都被染上了碎金的颜色。

整个结界开始动荡，隆隆震颤。

能搞出这么大动静的，只有郁潭悬了，他在那里，落泐肯定也在。

林叶漱漱婆娑作响，自茂密的丛枝里窜出一条硕大的青蛇，飞来的速度极快，肉眼只能捕捉青色的幻影。

荼张开嘴，露出好几排锋利的獠牙，叉开的蛇信也分裂出利刺，咻声朝着另一棵树顶上的人扑去。

岑渝风不再驭使风扇，而是将扇柄牢牢握在手里，手指巧妙一拨，扇面中延伸出一柄雪亮长剑。

岑渝风挽剑凌空划出几道白影，单手负立，眸沉冷然，看着渐近的青蛇，点枝疾身，与空中的影子对撞而去。

所有阻碍他通向落泐身边的东西，他都会毫不留情的，一一斩杀。

结界被水压挤得扭曲变形，最终我们在临近破裂之前终于抵达到了湖底。

湖底有一块巨大的青石台，我们穿过蒙罩在石台上的透明薄膜，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。

石台正中央的位置，有着一柄长六尺，月牙状巨大的金色镰型刀刃，镰刃一半插在地面里，正是散发出金光的主体。

这个就是郁潭悬想尽办法想得到的神器了。

郁潭悬想要将金镰拔出，在手触上长柄时被突然燃起的烈焰灼伤，手掌瞬间焦黑一片，郁潭悬连眉都没皱半分，不觉痛般随意甩了甩手将余烬熄灭。

折身将我带到神器面前，双手自然而然自后方按住我的肩膀，施了个定身术，彻底动弹不得。

他手心里血肉焦糊的血腥气味传到鼻尖。

我知道他要什么，但是反抗不了分毫，于是准备跟他商量商量用个折中的方法。

「我觉得拿神器不一定得用我的心头精血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郁潭悬像是安抚般轻声道：「这已经是最快的法子了，放心，我会轻一点的。」

话毕还不等我再说些什么，长长的铁棘自后方扎进身体，已经脏污不堪的褐红色衣襟又洩出殷红血迹。

疼痛一点点穿透心脏，就像是被缓慢撕裂，甚至能听到身体里的摩擦声响。

都造的什么孽，这每天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，炮灰女配就这么不被当人看待？

看着尖端从我体内带出的金丝灵血，我痛得五官挤在了一起，心里大骂，郁潭悬傻 X，这叫轻？这他妈痛得我恨不得当场去世了。

血液顺着铁刺源源流出，滴落在金镰上，被全数吸收进了赤红的火焰里，跳跃摇曳的火焰从越烧越旺到渐渐小去，最后露出一节金光熠熠的长柄。

郁潭悬一手搂着我，一手去拔已经解除禁忌的神器。

郁潭悬用力得手臂青筋暴突，握住长杆猛地提起，只听嗡——的一声，覆雪凜然的镰刃破出青石，刃鸣荡开，震得耳膜鼓胀发疼。

神器上瞬间爆发出一阵强烈刺目的光团，将我跟郁潭悬融入其中。

我在一片幻境中回笼意识，身体动弹不得，身后传来说话的声响。

「明日珉耀神君就要成婚了，这些都是天君赐的贺礼，小心留意着点。」

「晓得的，秣衣姐姐。」

玉琼池的九曲迂栏里，一群青衣仙娥们捧着木案身影袅袅。

「还以为诏姝仙子会入主天宫来的呢，没想到还是去了梧栖山。」坠在队伍最后的小仙娥感慨。

她身前的仙娥接过话：「谁叫太子殿下无意诏姝仙子，且人人都道仙子与神君站在一起如璧佳成，要不然天君也不会解了太子殿下的婚约，让珉耀神君求了去。」

「可惜了诏姝仙子以前那片赤忱，偏生捂不热太子这块硬石头……」

「慎言！」领路的秣衣严声打断。「私下勿要妄论天家家事。」

小仙娥自知逾了规矩，惶惶垂首老实跟在后头不说话了，匆匆穿过站在游栏中间的我，疾步而去。

我看了看自己透明的手，意识到这大概是进到神器中上个主人留下的意念幻境里了。

风漾满池幽香芙蕖，赤尾白锦摆清水涟漪，碧荷簇叶间，白纱飘缦翘檐亭轩中，朗声调笑夹杂着瓷盏磕碰声传来。

「你好小子！这回可算是得偿所愿，抱得美人归了！」

「你们当时是没看见，宴会上珉耀问天帝求亲那样子，玉冠临风，头一次敛了疏狂，拱礼良声，说什么愿以八荒十三州以聘诏姝仙子，除了他自己那座山头，把该给的不该给的全都给出去了，真就千金换美人了。」

那个被众人调笑的人，凭栏搭膝踏在美人靠上，转了转杯子，嘴角勾起抹浅淡笑意，语气温柔似水。

「她合该配得上最好的。」

纱幔中我依稀能见到那人的颀削背影，还有被风漫卷起纱帘时，那道精致的下颚线。

「哈哈，珉耀不愧是你啊珉耀！」

亭轩里的众人闻言又是一阵嬉笑赞语。

几巡后，珉耀辞身道：「时辰不早了，几位明日可都要记得到场。」

「一定一定，若不把你梧栖山埋的好酒都喝光，就算我白去。」

「明日见啊新郎官，好好休息，别到时候忙坏了身子，苦了人家诏姝仙子。」

珉耀被友人调侃着送出，他绕着九曲迂绕的回栏，一步步向我走来。

这时我才真正看清他的脸。

珉耀白衣谪仙，墨发随意挽束簪定，落下的几缕垂在肩上，金铜护腕扎袖，脚步起落间迭摆轻扬，俊容邃眼，额间落了一块璀璨金菱，一身潇洒疏意。

我静静立在原地，本以为他也会从我身上穿过，没承想刚走到我面前，珉耀顿了顿步子，像是对视着站了一会。

当我以为他能看见我时，他突然弯下腰，在我身边折下一朵馥郁芬芳的莲花，随后若无其事地穿身而过，步履渐远。

原来他刚才只是想摘朵莲花。

珉耀走后，我的身体又能动了。

回到熟悉的天界，我巡着玉琼池走去，发现天宫还是记忆里的天宫，唯一不同的，就是我的父君，还只是天界的瞿影太子。

太子寝殿中的烛火还燃着，显然是昨晚点了一宿，大半蜡油融进器皿中，散出淡淡的香气，大批的文书摆在文案上。

年轻俊逸的太子揉捏着眉心，仙侍跪在外间，说他昨日从宴上回来便将自己关在房中，不眠不休工作到现在，这样下去身体迟早会垮的。

瞿影沉默不语半晌，终抬了抬疲惫的眼皮，像是在说给别人听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，隐忍又无奈：「苍生需要我。」

他后又问了什么时辰，在得知回答后又默了声，正当仙侍以为他不再说话准备退下时，里面传出了让她准备一份大礼送去梧栖山的吩咐。

仙侍应诺退下后，瞿影再执书，却是半个字都看不进，躁郁地将书重重摔在桌上，摔翻了砚台里的浓墨，遂起身推窗，想驱一驱房里的闷气。

花林繁绿的梧栖山上，金殿红绸遍挂，酒筵高朋满座，宾客贺喜称乐。

红服齐身的新人站在一起，就真如众人所说——如璧佳成。

我在最热闹的人群中看只属于别人的热闹。

无数人影在我身上穿来穿去，我也不介意，坐在门槛上看着他们结拜，珉耀神君握着诏姝仙子的手，柔情缱绻。

珉耀神君被众人推搡着挨个敬酒，似乎不轮一圈把他灌醉誓不罢休。新娘子被仙侍扶着进了房间，一直闹到后半夜，人群才渐渐散去。

被灌了不知道多少酒的珉耀神君依旧步履稳健，气息平顺，只是那双金色的眼染上了些许朦胧的白雾。

我跟着他进了房间，准备看一看一整天都盖在盖头下，那个被称为天界第一美人的诏姝仙子是什么样子。

昏暗的房间里，红烛摇曳，他们像是普通恋人般坐在一起说了几句日常的话。

珉耀神君似乎有些紧张，即使他表现得泰然自若，我仍旧能看得出来他眼里的紧张，和他嘴角的欢喜。

看起来，他是真的很喜欢眼前这个人。

他节骨分明的手握在如意称上，轻轻勾着喜盖的边缘，缓缓上挑，我瞪大着眼睛，等待着这张面纱的揭露。

光影缓缓上移，从诏姝仙子白皙的下颌到殷红的朱唇，到挺翘的鼻梁，再到蕴星含情的眉眼，美艳绝俗，又让我震惊。

因为那是一张，同我一模一样的脸。

13

细看之下，这张脸跟我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，却也像了七八分。

这个诏姝仙子，一定跟我有着某种关系。

或许是母妃一族的亲戚，我脑子里回忆着有关于母妃的事，发现对她的事了解的少之又少。

上辈子父君未立天后，到我被打下诛仙台前都只有母妃一个女人。

母妃生下我时难产殁世，仅留下条神脉，连一面都没见过，而我也只知道父君叫她，舒舒。

听照顾我的仙娥说，天君和舒天妃伉俪情深、松萝共倚，母妃去世天君悲痛欲绝，将自己与母妃的尸身一起关在寝殿中百年未出，后来更是怕见到我伤情，把我送去了雾缈山。

从未听说过母妃那族还有什么旁支，除了宫里的仙娥，也甚少有外人见过母妃。

盖头掀开，新人交杯，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。

我不准备再看下去，怀着满肚子疑问穿墙而出。

幻境的画面大多数都是围绕珉耀神君，很明显，冰湖下神器的主人应该就是他。可为什么我的神血会是这个秘境的钥匙？是因为同为神体的原因吗？

不过既然我进到这里，那么郁潭悬应该也在，只是他也跟我一样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只能等着这场幻境结束才能出去。

闲来无事绕着梧栖山走一圈，正好听见前厅收拾喜宴残局的仙侍们聊天。

我从她们的口中得知，诏姝仙子之前原是太子的未婚妻，太子一心扑在苍生社稷上无暇儿女私情，更是不喜诏姝仙子活泼的性子，在珉耀神君求娶诏姝仙子的宴上，天君询问他的意见时，太子未同意也未有异议，但听太子宫里伺候的仙娥，太子一夜未眠，纷叹天家心思难测。

我若有所思地绕过前厅，在刚出院子不远的地方，却发现檐廊旁的树下有个身影。

一身黑衣连同气息也笼在树荫里，跟整个夜色融为了一体。

还不等我靠近，却见那人转瞬消失在原地，褐色的树干上留下一道轻浅的痕迹，像是隐忍又克制。

幻境里时间不是固定的，梧栖山四季轮换，珉耀神君同诏姝仙子举案齐眉、鸿案相庄，感情越笃。

我坐在树杈上晃着腿看下面的两人。

明艳动人的美人小心翼翼地将酒坛埋在土里，身边丰神俊朗的神君将飘落在她发顶的桃瓣摘下，动作眼神中满是温柔。

诏姝仙子不像其他仙子，生性活泼烂漫，即使为嫁为人妻，也常常在梧栖山下的那条小溪里踏水玩，光着脚漫山遍野地跑，偏偏珉耀神君样样都纵着她。

诏姝摸鱼抓了个空，扑了满脸水花，珉耀笑得前仰后合，被微恼的诏姝直接拉进水里，两人湿了个透，还互相泼水。

诏姝光着脚的时候，珉耀总是在她脚底悄悄设下一道保护结界，避免树枝石子划伤。诏姝玩累了，一直跟着她的珉耀就会把她抱回去。

而缩在珉耀怀里的人就会揽着珉耀的脖子，仰着头在他的下巴上落下一吻，眉眼尽是笑意。

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。

幻境待得越久，越觉得这一切越熟悉，就在我想一辈子留在梧栖山看他们生活的时候，天界传来消息——天君崩了。

魔族乘机来犯，已压天魔两境。珉耀神君作为千万年来唯一一个飞升上神的神君，临危授命，领兵剿灭魔族。

白衣雪甲的神君，六尺灿月金镰，即刻斩灭一片，魔族中无人能敌。

挥师三月，胜捷连连。

诏姝仙子有孕数月。

珉耀同诏姝偶通灵珠传音，后来战况紧急，通讯渐少，诏姝捧着珠子，日夜盼其凯旋。

新晋为天帝的瞿影，将诏姝仙子接入了天宫。

珉耀神君诛杀魔尊，又耗尽法力将魔界入口彻底封印，却在沙渊追击剩余残党时误入圈套，无人支援，濒死重伤，通灵珠碎裂，生死未卜。

通灵珠世上仅有一对，一只碎裂，另一只也不会完整。

似乎就在这一瞬间，诏姝仙子的心也跟着晶莹剔透的珠子一起碎了。

「让开！」诏姝推开门，被两个仙娥拦住。

粉衣仙娥拦道：「仙子您不能出去！陛下吩咐过的，仙子只需安心等待便可。」

「若我硬要出去呢。」

另一个青衣仙娥态度强硬，「仙子若有要事，还等奴婢去禀报天君，硬闯的话对仙子你没有好处。」

别无他法，诏姝只好耐心等在房里，她倒要亲自问一问瞿影，为什么要阻拦她出去。

玄袍玉锦的瞿影一进屋，就被迎面砸开的东西打了个正着，故意不偏不躲，任由茶水从衣襟上滑落，杯盏咕噜滚落。

「妹妹怎么了，可是何人惹你生气？」瞿影不火也不恼，融了平常冰山的脸，对诏姝温声。

诏姝指着桌上的碎片：「通灵珠碎了，珉耀有危险。」

瞿影垂着眸，接过仙娥的帕子随意擦了擦水渍：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你为何不派遣增援，反倒拦我？」诏姝怒不可遏，她想不明白瞿影到底在想什么。

他将她强行带来天宫，又限制她的自由，这会儿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「魔族十不存一，无甚威胁，更无须赶尽杀绝。」瞿影捻起半片碎琉璃，说得云淡风轻，却让听的人如坠寒窟，「断援的令是我下的，珉耀神君这次，势必一去不回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诏姝难以置信。

「你说为什么？」诏姝的质问激起瞿影隐忍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恶，此刻像是得到释放般，汨汨涌出，将他淹没到窒息，「明明跟你有婚约的人是我，他凭什么？」

「你不过是恨他抢了你的东西。当初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未曾看过我一眼。」诏姝讽笑，「现在又何必后悔，装作情深？」

瞿影心中一痛，他后悔了，当他把从小就爱慕他的姑娘弄丢的时候，他就后悔了。

「妹妹我知是我对不起你，但现在珉耀神陨，你回来吧，他有的，我也可以给你。」

「你给不起。」诏姝愤怒打退门口的仙娥，想要强硬闯出去。

瞿影默然片刻，抬眼阴鸷喃声：「妹妹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。八荒十三州我要，你，我也要。」

瞿影扼住了诏姝的两只手，将她重新拖回房间，重重关上了门。

嫉妒红了眼，瞿颖不顾诏姝反抗强行用发力禁锢住她，扔在床上。

诏姝之前就是他的，若不是珉耀出现，若不是为了八荒十三州，他也不会听从天君的话，把他的妹妹让出去。

「瞿影你做什么？」

诏姝惊恐地躲避，瞿影用动作回应了她。

帛裂帛重，帐影鸾摇。

诏姝双手被压过头顶，怎么挣扎也没用，一边颤抖一边哭，瞿影低头去吻她眼角的泪，却被侧脸避开。

他捏着她的下巴重新掰了回来，动作更加粗暴用力。

诏姝羞恼愤恨，咬牙切齿说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

瞿影细细碎碎地吻她，哪怕她恨，也甘愿，至少她的眼里有他了。

诏姝被禁锢在了天宫，瞿影夜夜宿在她身边，把她强制搂在怀里，吻着她颈间的青紫。

「瞿影，你放我走吧。」

诏姝背对着他，声息里尽是憔悴。

瞿影不说话，他怎么敢放开这个他好不容易抓在手里的人。

天界众人皆惋，珉耀神君身殒沙渊，诏姝仙子听闻，自戕追随珉耀神君而去。

而天帝新纳了个舒天妃，听说酷肖死去的诏姝，甚少有人见到她的面。

14

神是仙道所求之极，人人相往，却少有人能够真正飞升成神。

有不甘天限的大能试图飞升，最后也皆陨于天道的八十一道雷劫下，千万年来仅有珉耀一人飞升成功。

封印魔隙耗费了珉耀半数法力，陷入沙渊的困境时孤立无援。

珉耀用仅剩的神力，捏创出了一方领域结界，将结界中的魔族绞杀后，自己也陨在这场神魔战役之中。领域结界成了秘境，神器也沉进了秘境的湖底，冰封万年，直到郁潭悬用我的神血唤醒。

整个幻境漫长又虚幻，我置身其中却什么都做不了。

我生来就是神，因我体内有母妃留给我的火灵神脉。

听说我出生时凤鸟齐萦，漫天祥瑞，普光福泽，更是天生神体，西天的弗提老祖亲自为我取字落泐，是天帝一众子嗣中最受宠的公主。

可幻境中，亲眼见到的事情告诉我，我的身份并非那么简单。早在珉耀出征前，诏姝仙子已有身孕，而那张与我相似的脸，还有跟珉耀一样的火灵神脉.....

我默然沉思了一会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——我是珉耀神君跟昭姝仙子的女儿。

天帝瞿影原本与昭姝仙子有婚约。他不喜昭姝仙子，在昭姝仙子跟珉耀神君两情相悦后，又横刀夺爱将昭姝仙子囚禁天宫，故意在珉耀神君封印魔界，法力不支时断援，最终导致珉耀陨落。

杀父夺母，剥筋抽脉。

天帝.....

我掩面低低嗤笑两声，回想起那天被压上天门台的细节。

天门台上天帝冷漠地看着我，淡色的灵力凝成灵刀在他指尖来回缠绕，我跪在地上昂首倔强地回看着他，我不相信，父君会为了别的女人狠心到要剥开我的皮肉。

但当那些锋锐的灵刀落在我的身上，皮开肉绽、鲜血直流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真的已经被抛弃了。

白裙滚过莹玉台面留下满摊血印，我终还是没绷住，开口求他。

父君，求求你住手好不好，阿泱好痛，父君阿泱真的疼.....

天帝依旧高高在上，一句罪该如此轻飘飘吐出，却是钻心剜骨。

那些深植在皮肤肌理的神经疼痛被彻底唤醒，脑子里也响起了水壶烧沸的尖啸声，此刻到达了极点，疼得我浑身颤抖，再也稳不住脚，摔进黑暗里，紧紧咬住的下唇泛出血腥味，我将身体蜷缩成一团，想要制止自己再回忆。

停下来，停下！

我的视线有些模糊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一片黑暗中，我看到点点金光闪烁的星星，那些星星渐渐拢聚，化成一个虚幻的影子，影子的轮廓逐渐清晰，最后变成了一条狗落在我的面前。

等等，狗？而且这狗看起来有些眼熟，狗的额头上有三条红纹，在它黄色的毛发中格外显眼，有点像是我上辈子我穿越前咬我的那只金毛.....

在我疑惑的注视下，金毛凑近我的脸，在我的唇上，轻轻舔了舔。

我身上发出溶溶暖光，唇上的伤口完全愈合，体内的疼痛也如潮水般褪去，额间的位置隐隐发烫。我摸了摸，像是一块菱形的灵纹。

金毛口吐人言：「吾刚才已与你结契，以后你神脉破损的旧伤不会再疼了。」

我从地上坐起问：「你是神器的器灵？」

「是啊，你穿越回来后，是不是觉得身体好多了？」

它的话对我来说信息量有点大啊。

我眯了眯眼不确定道：「听你的意思，你知道我是穿越回来的？」

金毛端坐在我面前摇着尾巴，一副邀功的样子：「那当然了，你能回来，那还都是多亏了吾呢。」

「哦？展开说说。还有我觉得，咱们看起来有些面熟。」

金毛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想。

「吾是神器的器灵，原名叫金斩。咱们何止面熟，上辈子可是住对门，怎么样，带你回来开不开心？」

我想起来了，前世邻居家养了一只金毛，每次我从他家门口路过，它就会贼兮兮地盯着我，好在从没咬过我，我也就渐渐地对它放下了戒心，有时候闲着没事也会去撸狗玩。

某天邻居出差就把金毛寄养在我家，刚开始还相安无事，但就在我开了一局游戏排位的时候，这只狗上来就往我腿上咬了一口，接着眼睛一闭一睁，我就穿回来了。

破案了，原来罪魁祸首就是它。

「呵呵，开心，我可真是谢谢你。」我皮笑肉不笑地靠近，「不过你知不知道，你带我过来的时候，爷在荣耀晋级赛啊。」最后的几个字我几乎是咬牙切齿，反手就将毫无防备的金毛掀翻，摁住了它的狗脖子。

这时金毛终于回想起来了，那些被我强撸到掉毛的日子，和那条打扰我上分就带它去绝育的威胁，瞬间惊悚瞪大圆眼，狗毛炸开。

我阴森森地掐着它质问道：「什么仇什么怨，我在现代活得好好的，又把我拉回来做什么？」

「你听吾解释！咳咳、吾也是迫不得已，你并非属于那个世界的人，之前你身体不好的原因，就是命数跟世界不符，强行留在那迟早会魂魄消散而死的。况且你师兄好不容易拢回你的魂魄，吾也不能看着你再死一次。」

我一惊，放开了手：「怎么回事，说清楚。」

「当初你掉下诛仙台魂飞魄散，你师兄用魂灯一点点把你的碎魂收集回来，又从离涟那偷出了你的残脉和开芸镜，求吾救你。」说到这，它没好气哼了两声，「这臭小子真是好没礼貌，竟然敢威胁不救你救就把吾的本体给撅了，要不是看在他把吾偷出来且一心为你的份上，吾早就.....」

「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现在就把你撅了。」

金斩噎了噎，只好继续道：「你师兄用了十成血肉加他半副仙骨，吾也只有三分把握，好在成功了，但紧要关头被你师父打断。吾本借着开芸镜的力量逆转时间，不想意外掉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吾意外投身到了狗身上，积攒了整整二十几年的法力，终于又把你送回来了。」

听完我只觉得身如雷击。

大师兄会救我，的确是万万没想到的。

我跟他从小到大，日常不是唇枪舌剑，就是肉搏斗法，连正常说句话都困难，逮着机会就会给对方使绊子，明明互看不顺眼，最后他竟会为我做到如此。

「天道是维持世界秩序、拥护天命之子的存在。你应该也知道了，离涟就是这个天命之子，上一世无论是你还是别人，都有不可自控的情况，那都是天道强制而行的原因。」

曾经细枝末节的事情放大，细思极恐。

前世嚣张任性，肆意妄为，靠着身份地位欺压他人，明明很多都不是出于本意，特别是在对上离涟时，时常精神恍惚仇恨交加，等回过神来，事情都已经向着我所想的反方向去了，就像是刻意坐实刁蛮这一人设。

我知道有剧情不可抗力，不想整个世界早就是天道手里的棋子。

既然天道不容，我也终究逃不过魂飞魄散的下场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反天伐道，让所谓天道看看，被他当作蝼蚁戏耍的人，如何将他的棋盘搅得天翻地覆。

金斩告诉我，要想摆脱天道，就必须从离涟身上下手。

天命的傀儡没了，天道自然就无法再借天道之子之手控制世界，不用它说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过离涟的。

我还从金斩那里得知了另一个震惊的消息。

它给了我那面开芸镜。

这次开芸镜再呈现给我的画面，不再是什么隐晦的预示了，而是浮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那张脸曾在雾渺山的月夜里，趁醉勾过我的手指，低眉顺眼的啜吻，一遍遍唤我师姐。

转而镜中那张脸在漫天黄沙中，突然变得憔悴可怖，凜池消瘦的身形一抖，原本平宽的背部高高隆起耸动着，就像块遮蒙真相的布，此刻被撕裂开来，露出了郁潭悬的脸。

郁潭悬抱起昏迷中的我，带着离涟跳入金色的阵法当中，而遗弃在地上的破碎身躯，被龟蝎一点点拆吞入腹。

小师弟就是郁潭悬，一切都是假的。

珉耀神君诛杀魔尊后将魔隙封印了，魔族余党一半将珉耀引去了沙渊，一半带着魔族的少主潜逃。

天帝与魔族协议，只要他们永远留住珉耀神君，剩下的魔族天帝可以网开一面，留他们半条命。

天帝绝料不到，千年后魔族少主郁潭悬继任魔尊，利用手下媚骨鹿妖释放魔族，搅弄仙界。

郁潭悬分魂抢占凇池的身体，进入雾缈山，两魂一体争夺身体，完全碾碎融合凇池的意识后，才掌握身体的所有权，直到进秘境前，将凇池的身体彻底抛弃。

夺体融魂，潜伏多年，无人识破。

黑暗的空间逸进亮光，又回到了湖底的玉台，地上洒落着的血液告诉我，胸口被洞穿的疼痛是真实发生过的。

没了神器的神光，湖底淡了不少，所有的光线都只能通过湖水射进来，波光的水影透过玉台上的结界，映在郁潭悬棱角分明又晦暗的脸上。

我坐在横悬于空中的金镰上，掌间火红的焰光跳动着，看着正捂住伤口的郁潭悬，歪歪头带着几分戏谑。

「魔尊大人真是演技非凡，竟被你欺蒙至今，看我两世为你深愧内疚，可还得意？」

15

我追着郁潭悬出了冰湖，破水而出，正好迎面对上了岸边离涟。

「先解决天命之子。」金斩急切道。

「不用你提醒。」我提着金镰，掉转方向冲离涟而去。

离涟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变故，面对我势如破竹的攻势，骇然想提剑来挡，剑身却已经被我的威压碾碎成齏粉。

神器被拔出，秘境在逐步坍塌，天地混沌，秘境中残存的魔物也蠢蠢欲动。

风戾鸣啸，金镰裹挟雷霆烈火之势，力影裂破虚空，红衣猎猎，我杀向惊恐万分的离涟。

离涟颤着身子，畏惧地摔在地上。

镰刀在距离离涟脑袋几分的位置停了下来，像是有道透明的屏障抵挡在离涟面前，无形的力量抵抗着我的攻击，我知道，又是天道对天道之子的庇护，这层东西遇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
狗天道，我要你亲眼看着，我是怎么一点点碾碎你的傀儡。

我心中冷笑，一下比一下重地劈砍结界。

金镰跟天道的结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响，火花四溅开。终于，天道的结界渐渐出现了裂纹，直至噼里啪啦，碎得彻底。

在离涟的惊呼声中，我一刀削断了离涟头上的那对鹿角。

两个精致小巧的鹿角咕噜滚在地上，离涟满头鲜血地尖叫，害怕极了，伸出手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，「主上救我！」

身后突然袭来股强力劲风，我错身一避，巨大的力量砸在我原来的位置上，回头对上郁潭悬幽沉的脸，那根黑色的铁棘又从离涟身前飞回到他的手里。

「离涟现在还不能死。」

「别说离涟，你也跑不了。」

到现在还有能耐护着离涟，真是小看他了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收拾他。

我跟郁潭悬从地上打到天上，整片秘境被我们炸了一半。

诛杀魔兽青蛇的岑渝风赶到冰湖时，就看到冰面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融，离涟满脸痛色地捧着一对鹿角，凌乱头发中的伤口还在汨汨流血。

见到岑渝风来了，离涟顾不得头上的疼，警惕地后退想要逃跑。

几个刀风甩在离涟身后，再后退半步就会被割断后脚跟。

雪亮的扇剑上蜿蜒着暗红泛紫的蛇血，那是魔兽身上的毒血，一触即亡，此刻这柄毒剑正对着离涟的脖子，只稍微动，片刻致命。

岑渝风的脸上如凝了层厚霜：「杀了你，天道便无可奈何了。」

他曾受天道所桎，做过许多违背本心伤害落泱的事，这次重生，他以为能补救，结果还是逃不掉天道的暗线牵引。

岑渝风也应该早就猜到的，凇池就是郁潭悬，是指使离涟接近仙界，覆灭雾渺山的幕后黑手。

天道利用离涟做傀儡操控世界，那他就斩断天道这只手，挖了天道的眼，将所有会威胁到落泱的东西铲除。

天道接触世界的能力有限，所有他才需要一个「命运之子」做傀儡操纵世界，现在离涟身上的保护结界没了，杀她轻而易举。

岑渝风未给离涟半分喘息的机会，干脆利落地划过离涟的脖子，毒血触碰肌肤瞬间灼烧起来，离涟捂着脖子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，表情因痛苦狰狞扭曲成一团，胸口剧烈起伏却吸不进半口空气，纵使如此，依旧倔强地苟延残喘着。

生命力意外顽强。

岑渝风皱着眉将离涟踹进冰湖里，冰湖中的寒气钻进离涟骨髓中，绞碎了她浑身的经脉。

直至冰冷的湖水没过离涟的头顶，岑渝风才朝着爆炸骚动的方向飞去。

师妹一定就在那里。

郁潭悬明显不是我的对手，打了那么久已经显见颓势。金镰破风划过，险些剜掉郁潭悬整颗脑袋，被他灵巧一避，堪堪躲过，刀锋只划在他胸前。

「师姐既已知我的身份，又何必对师弟下如此重手？」

我居高临下道：「雾缈山的三弟子只有凇池，叫我师姐，你也配？」

「我不配那谁配，为护离涟伤你的岑渝风？还是将你抽筋剥脉的迢渡？」郁潭悬语调上扬下转，阴阳怪气道：「如若不是在幻境中看到了师姐的记忆，我竟不知，上辈子师姐和师父还有如此丰富的故事——雪亭定情，到最后还念念不忘，真是好生精彩。」

我也同他呛声道：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。将我骗得团团转，还指使离涟迷惑众人，设计抽了我的神脉，不正是你吗？」

字字句句，铁钉般将郁潭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
郁潭悬眼光暗了暗，抿唇道：「我不是。」

不是他。就算是上辈子，他也只是想利用离涟复兴魔族而已，从未想过要杀了他的师姐，也从未设计取她的神脉。

但这话说出来，无人会信。

秘境快塌了，天地像是一栋快要散架的高楼般，摇摇欲坠。

我懒得再跟郁潭悬废话，引渡出体内所有至纯至热的火灵烈焰附着在金镰上。

金红交映间在空中掠出道道虚影，我朝着分神的郁潭悬斩去，郁潭悬被释放出的烈焰灼伤，最后被气压碾进几百米外的障林中。

茂盛的树林瞬间被劈出一道月牙形的巨大沟壑，月牙沟壑的最低端，郁潭悬抵挡着铁棘断裂，吐出一大口鲜血。

遥遥望来，目光偏执。

嘴唇开合，口型像是在说：「师姐，跟我回魔宫，我会补偿你的。」

我漠然地又劈下几刀，将郁潭悬彻底掩埋进樟林地底。

瞳孔出现重影，一股漆黑的火焰似要从干涸的心底喷出，脑子里金斩的说话声嗡嗡响，在说些什么，但我听不真切。

直到大师兄赶来，握住了我机械式挥动的手，我的眼里才恢复了几许清光。

「大.....师兄？」

自从知道大师兄为我殉身灭道后，说不感动是假的，曾经被天道控制是非他所愿，也确实实实在伤害过我，但如果没有他，我大概真的就领了炮灰女配的便当了，还是有那么点小感谢的。

「离涟死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出去。」大师兄凝重道。

我身形不稳，飞得差点摔下去，大师兄直接拉过我的手，拽着我飞向了秘境出口。

这时候我也终于听清了金斩的声音：「呼——好险，还好你师兄即时赶到，让你停下来了。不然你再那么打下去，我们还没出去秘境就被你打塌了，到时候我们都得死在这里。」

我问金斩：「我怎么了？」

我刚刚明明只是给郁潭悬补个刀，防止他再从坑里爬出来，脑子有点恍惚，回过神来，就看到了大师兄在我面前。

金斩气急败坏地吼道：「你方才入魔怔了，吾怎么叫都叫不醒你。你这才刚刚彻底激醒神脉，还一次性透支了自己的火灵烈焰。」

「透支火灵烈焰很严重吗？」

「火灵烈焰是当初珉耀神君用从玄冥之地带回来的狱火炼化而成的，只有神才能吸收驾驭，如果透支过度，就会被烈焰侵蚀到只剩杀意，最后走向自我毁灭。」

我蹙眉深思，自我毁灭这的确是挺恐怖的，光想着要干掉郁潭悬，一冲动就用了十成十的战斗力的，看来还是需要谨慎些。

飞出秘境后，我跟大师兄也并未停歇，秘境外的沙渊也有魔兽出没，我的身体又太过虚弱。安全起见，我们到了沙渊外的绿洲城才歇下脚。

调息温养了几月后，火灵烈焰总算让我给养回来了，这期间大师兄都寸步不离守着我。

自从彻底激发神脉后，我身上的烟火气少了，人也越发冷心冷情，连口腹之欲也舍弃了，反倒是大师兄，跟变了个人似的。

幽雅的紫黑常服换成了一袭白衣，性子变得温文尔雅，也不骂我了，经常做各种凡间的补药甜品，还会给我捎上一堆我以前爱看的话本子。

尽管我明确表示过不喜欢这些东西了，但他每次都笑着应下，第二天又照样准备这些东西，任劳任怨又温柔得没脾气。

我知道大师兄想补偿我，也知道他在模仿师父。

其实大可不必如此，他救过我，也从没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不需要折断自己的刺跟翅膀强撑起别人的样子。

况且，我不需要，也不在意。

竟然他执意如此，我也不好勉强，他要是觉得这样做了能让他自己好受点，我也不强行干预他什么。

运行完几个小周天，神清气爽地下床。

我靠在客栈的窗棂上，天色将暮，华灯初上，依稀能看到房门外那道身影，几个月以来日日夜夜都只守在门口，想来也是随他乐意，我不愿再多看，瞥了眼楼下热闹的集市，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吆喝叫卖，最后视线落在了红亮晶莹的冰糖葫芦上。

「师妹想吃吗，需要的话，师兄去买。」

门外传来大师兄的声音。

「不了。」

未迟疑半秒，一口回绝。

我已经不喜欢吃冰糖葫芦了。

随后兴致缺缺闭了窗扣。

翌日，我穿上大师兄买来的红衣，退了客栈又飞了好一会儿，大师兄都是默默跟着我，不烦人也不问，最后是我兜不住了，回头问他：「师兄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吗？」

岑渝风那双桃花眼盯着我，点点头。

「那你跟着我去可会后悔？」

岑渝风：「下穷黄、上碧落，也无怨无悔。」

白衣翩然的人认真又深情地对我说出这番话，倏然，我笑了。

天界大乱时，迢渡仙尊门下三弟子凇池叛出师门，其真实身份，魔尊郁潭悬。

郁檀悬血祭气运之女离涟破，除魔隙封印，魔族现世，搅动六界风云。

雾渺山失守险遭灭门，迢渡仙尊重伤昏迷。

仙魔大战一触即发，魔尊郁檀悬扬言，只要落泱公主。

新任天帝归还八荒十三州，吁请梧栖山落泱神女击退魔族。

苦战二月，龙族大皇子领军指挥，神女落泱为先锋前役，势无可敌，直击魔族腹巢。

落泱断郁潭悬一臂，被其属下带走。

魔族以龙族二皇子游长奚与灵兽赤犬为筹，胁迫天界联姻。

受人质掣肘，战势僵持对峙下，落泱与岑渝风潜入魔宫救人。

.....

我是万万没想到，郁潭悬口味这么独特。

香软声甜的美人不喜欢，虬肌膀大的男人他倒是要多看两眼。

于是原本计划化成美人去偷地牢手令的大师兄被打发去了杂役房，而我一个外表糙皮黑肤的男人被郁潭悬钦点成了贴身侍从。

直到郁潭悬的脚尖和他打量的视线从我下颌离开，大师兄临走前投来让我放心的眼神时，我才回神。

怎会如此？？好歹也是我带过十几年的人，什么时候喜好变得这么独特了？

后来我从外殿几个侍女口中才得知郁潭悬喜欢选男人的缘由。

魔尊俊朗非凡，身边又无一人，就有人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

魔尊的床哪是那么好爬的，郁潭悬杀美人眼都不眨一下，还有人争先恐后去送死，最后索性将所有贴身伺候的侍女换成了模样周正的侍从，不过我种类型的男人也会被选进内殿，还是第一次见。

我呵呵干笑了几声，心道我也是第一次见。

经过多天的打探，大师兄借着杂役的身份，摸清了地牢的位置跟撤退的路线，我却连郁潭悬面都没见着。

郁潭悬不在的日子里，我也没闲着，内殿里里外外连同魔宫所谓的禁地也被我摸了个透，手令没找到，却意外发现了几件眼熟的东西，一眼就认出是我还在雾渺山时遗失的纸片人周边。

还以为都被凇池扔干净了，没想到他竟然完好无损地藏起来了。

我若有所思，正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带走，一个阴郁的声音冷不丁出现在身后。

「你在做什么？」

我借着庞大身躯的遮挡，不动声色将东西原位放回，拿起一旁擦拭桌子的抹布，回身老实行礼，憨厚粗声道：「主上，屋内多日未有人打扫，好些东西都落了灰，属下便自作主张来清扫一番。」

郁潭悬深深撇过我一眼，并未怀疑，招手让我替他脱掉身上的大氅。

我眼观鼻鼻观心，手稳细心地将脱下的衣服掸了掸灰，挂上衣架。

郁潭悬望着我的动作道：「你准备一下，我要去灵泉沐浴。」

魔宫这种满是魔气的地方是没有灵泉的，在看到雾渺山一比一原版的明泱阁时我才明白，这小子在血洗雾渺山的时候，把整个明泱阁的东西都搬来了魔宫。

这得是多大的恨，居然直接掏了我老窝。

整个魔宫上下都没有手令的影子，极有可能被郁潭悬放在了身上，沐浴正好成了探查的机会。

灵泉中水汽氤氲，郁潭悬合眸搭靠在池壁上，胸口挂着的就是我找了许久的手令玉牌。

我跪坐在帘外思索要如何靠近，郁潭悬反倒先开了口：「过来，替我按肩。」

让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做按肩这种细软活儿，画面的确有些违和，好在我也因此有了接近手令的机会。

灵泉清澈见底，即使池面漂浮着烟雾，还是能隐隐见到水下郁潭悬扎实紧绷的肌肉和流畅线条。

不得不说，郁潭悬身材还是有点东西。

我硬着头皮，将粗糙的手指搭上郁潭悬的肩膀。

眼睛扫过他的喉结胸口，最危险的位置毫无防备地暴露在眼前，就在我权衡着是直接杀人大胆取手令的好，还是偷偷救人撤离的好，目光扫到了烟雾中郁潭悬的手臂。

池水下的手臂，蜿蜒凹凸着一条丑陋的伤疤，触目惊心横亘着，破坏了观赏性美感。

是我亲手砍断的。

明明手都接回来了，断过的痕迹却留着，我真有些猜不透他的心思。

我心不在焉地胡乱摁了几下，手上力度的骤然加重，引得郁潭悬微微蹙眉，却未出声阻止。

想起那时郁潭悬丧心病狂想来抓我的眼神，我的心触动了一下，眸光沉了沉，郁潭悬果然不该留。

我揉捏肩膀的手缓缓向着郁潭悬的胸口贴近。

在即将碰上手令的玉牌时，我被猛然拉入水中，接着，我宽厚的手掌摸到了一块冰凉的玉质和滚烫的皮肤。

游长奚不知道第几次从黑暗里醒来。

地牢中漆黑一团，不见星宿，阴冷潮湿，鼻尖萦绕一股着肉焦烂血腥的气息。他感到有点反胃，赤犬身上传来的温度和气味驱散了他的不适。

凇池就是魔尊郁潭悬，这是游长奚连做梦都没想到事，更没想到，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阶下囚，跟赤犬成为用来威胁天界跟落泱的筹码。

他头一次暗恨自己修为差劲，拖了整个六界的后腿。

落泱师姐会不会怪他没用了。

游长奚趴在赤犬身上胡思乱想，赤犬像是察觉到了他懊恼的情绪，扭过头安慰地舔了舔游长奚的脸。

空荡的地牢中，偶尔回荡着锁链冗沉拖动和嘶哑的咒骂声。

那是对面那间囚牢里发出来的。

游长奚知道那里关着一个女人，一个郁潭悬恨之入骨的女人。

每每有人光顾那间地牢，动静都会大得惊人。

凄厉的惨叫声刺破耳膜，像是在被处以什么酷刑。

时间长了，游长奚也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了难以理解的大概。

郁潭悬叫她天命之女，是无论怎么使用外力也杀不死的怪物，只有自尽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知道这一点的郁潭悬却并不给她机会，身体被一遍遍折磨又复原，精神和肉体崩毁的痛苦让女人癫狂又无比清醒。

游长奚听了都遍体生寒。

不知道过了过久，游长奚迷迷糊糊又要睡着的时候，仿佛听到有人在低声叫着自己的名字。

是落泱师姐来救自己了吗？

游长奚惊喜地靠过去，摸到了一只温腻细滑的手，脸上泛起喜悦：「落泱师姐！」

「是我，岑渝风。」地牢外的女声回应。

游长奚失落地放开握着的手，抿了抿唇：「岑师兄。」

岑渝风的女声清冽如松，从地牢的窗口递去了什么东西，「师妹去偷手令了，放心，很快就会救你们出去的。这是千里缩地符，你先拿着，在危急时刻可以自保。」

游长奚滚动干涩的喉口，他想问问，偷手令危险吗，只是像这种废话显然没有说出来的意义。

游长奚接过符箓塞进怀中，背靠上墙壁，听着外面窸窣的声响，黯然注视着黑暗中的虚空，攥拳的手松了又握，吞吐了半

天才道：「有劳师兄师姐费心了。」

只会等别人来救的家伙，没资格担心。

18

温热的泉水涌入口鼻，我飞快地后撤，拉离水中的位置，跃上水池对面。

掌心手令的触感转瞬便被刻印在脑子里了里。

拿到了！

郁潭悬还维持着刚才的动作，脸上未出现意料的暴怒，只是眼神冰冷地审视着我。

「脏了主上的灵泉，属下有罪，这就找个地方自己死，免得再脏了主上的手。」

我面上诚惶自主认罪，说完准备跑路，没走几步，大门就被猛地关上。

「我说过让你走了吗？」

我身子一僵，老实转身。

这时候郁潭悬已经从水中起身，背对着我披上了里衣。

「我要你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，谁允许你擅自决定的。」

郁潭悬的声音阴晴难辨，像是故意不遂人意，想死的他反倒要留人好好活着。

接下来几天里果然印证了这个想法。

郁潭悬不但不杀我，还将我带在身边。

要不是事后领下的三十鞭戒，我甚至都以为他已经认出我了。

三十鞭戒不痛不痒，不知道是魔将没吃饭还是我现在强到刀枪不入了。

伺候起郁潭悬来麻烦又折腾，我一直没机会把复刻出来的手令交给大师兄。

最后只能自己采取点特殊手段了。

魔宫守卫空虚，地牢位置显眼，手令轻松得手，一切都太过顺利了，我有些不安却别无他法，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走。

我传音给大师兄今晚撤离，等照常替郁潭悬点香时，换上了迷筋散，接着悄无声息地靠近床边。

原本该陷入昏迷的郁潭悬却抓住了我手里的金镰，「师姐，抓住你了哦。」

惑人心神的声音在黑暗中像是被点燃的火，烧得我身体有些发烫。

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

我心咯噔一下，再想后退已经来不及了，突然出现的栏杆挡住了去路，将我跟郁潭悬圈在了床上那一小方区域。

身体摇摇欲坠，我跪在床上，硬撑着质问郁潭悬对我做了什么。

郁潭悬挑起我的脸，轻声哄我解开幻化术。

当我傻吗，现在这具男人的身体是我最后的安全保证。

不知道郁潭悬做了什么手脚，此时我全身都动不了，要是变回原来的身体，岂不是很危险。

于是我就跟郁潭悬僵持在床上。

两个男人挤在一张床上，其中一个还虎背熊腰，其貌不扬。

「郁潭悬，抱着男人你不嫌膈应得慌吗？」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搭在身上的那只手。

郁潭悬咧了咧嘴：「不嫌。」

「.....」我嫌。

抓了灵犬跟游长奚，放松魔宫的守卫，目的就是为了请我入瓮，难为他在我身上这么下功夫。

郁潭悬其实有很多个分魂，只要本体还在，就还会复活。怪不得沙渊我全力击杀都死不了，还真的是比王八命还硬。

跟郁潭悬商量放开我无果，我索性不跟他废话，闭上眼尝试调动身体，试图恢复行动。

见我不再搭理他，郁潭悬也不恼，自顾自拨弄我鬓边的头发。

「即使是这副样子一直相处下去也挺好，为什么师姐不肯再待久一点，偏偏要跟岑渝风去救别的男人。」

听到岑渝风的名字，我刷地睁开眼道：「放他们走，我留下。」

这么大费周章不就是图我人，馋我神的身子吗，行，那就满足你。

「师姐先变回原来的样子。」

「我动不了怎么变，你先解开你的法术。」

郁潭悬眯眼思考着，估计在想我这句话的可信度，在我再三保证不做多余的事后，郁潭悬终于还是放开了我。

即使郁潭悬有心理准备我会反击，但没想到我会这么快。

变回来的那一刻，我将金色的匕首扎进他腹中再抽出，他才反应过来。

郁潭悬像是真的气极了，一双眼红的煞人，揪着我的衣角，愤恨咬牙：「.....骗子。」

连牙尖都是颤的。

这副倔强又愤怒的样子跟凇池的脸重合了一瞬，鬼使神差地我没有再继续动手。

我冷漠看着郁潭悬：「不是教过你，漂亮的女人最会骗人。」

地牢外的守卫先一步被大师兄解决了干净。

湿热阴暗的甬道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我举着火把面无表情地跨过，打开了地牢最里面那扇厚重的铁门，对上了两双泛光的眼睛。

「落泐师姐！」

「嗷呜嗷呜！」

一段时间不见，游长奚有些憔悴，但也长高了不少。

站在我面前，明显比我高出了一点了。现在小孩长得真快。

我对他们道：「走吧，先出去，渝风师兄会在前面接应我们的。」

正在我准备带着他们出去的时候，对面另一扇门后传来几声怪异绝望的笑声。

突兀的笑声回荡在地牢里，我刚想上前却被游长奚抓住了手，我回头奇怪地看着他，他脸色发白地对我摇摇头，抓着我的手紧得发疼。

他告诉了我他这段日子里郁潭悬对对面那扇门后的人做过什么，也告诉了我她的身份。

我拍了拍他的头示意安心，将火把给了游长奚，让他先带小红出去，我马上就来。

推开冗重的牢门，焦烂的气味夹杂着腐肉的气息袭来。

火光再次亮起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房间里那个被悬吊在空中，浑身上下只剩躯干和头部的女人。

蓬头垢面的女人那张曾经感人无数的脸早已辨认不出，一只残损的耳朵血流如注，看样子，显然被什么东西扯下的。手脚被砍去，只剩下光秃秃的身体，她的身下盘着一群毒蛇，吃着女人断掉的四肢。

诡异的是，女人的身体总是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自我恢复，被砍掉的手脚再慢慢长出，有的长到一半就被下面的毒蛇生生绞下，血肉横飞，逼仄的房间没一处可以沾脚的干净地方。

火光充斥着整个房间，也引来了蛇群的注意，它们游弋着身体想要靠近唯一的火源，却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。

见到熟悉的人，女人狰狞的脸看向我，声音沙哑，像灌进了黄沙的破风箱，发出陈旧腐朽的声音：「看我如今变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」

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。

无声的沉默落在离涟的眼里，更像是在讽刺她。

离涟用尽所有的力气，谩骂着我，字字像是滚过油尖煎炸，又浸染着砒霜毒药般，怨毒又恶心。

我知道她想惹怒我，以死亡来得到解脱。

毕竟现在没有什么比活着，更让她痛苦的了。

我最恨的人，以最凄惨的样子呈现在我眼前，没有想象中的开心，只是觉得怅然。

「我会给你获得自由的机会。」我的话让离涟愣住，她直勾勾看着我，停止了嘴里的谩骂。

我弹指打断了空中的锁链，离涟掉落进一堆自己的碎肢残骸中。

「前提是，你能在郁潭悬赶来之前。」

我将一簇火灵烈焰留在了地牢。

离涟用仅有的身体和头部扭动着，想要触碰门口那团火焰，眼里迸发出对拥抱死亡的兴奋与热烈。

从地牢出去的甬道又归于湿热，黑暗浸透了我身体的每一处，像有什么拖拽着我，要将我拉进更深不见底的黑暗。

脑子昏昏沉沉，我意识到是郁潭悬之前下的法术还没散尽。

吃力地前行在漫长的甬道里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出去时，一双温凉的手突然托住了我后仰的身体。

漆黑中，鼻尖传来沁人心脾的熟悉香味，驱散了心底的阴霾，像是在雾渺山的那个午后，也像是前世无数个夜里，将我抱回屋里安睡的温暖怀抱。

「师妹，小心。」

语气温柔且让人安心。

19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清光咒的作用下，神识逐渐清明。

「游长奚说你还在里面，我担心你就下来了。」岑渝风牵着我，在黑暗中前进。

「我没事。」我挣开他的手，掌中掐出灵焰照光，率先走在前面，「趁郁潭悬过来之前走吧。」

跟等在门口的游长奚会合后，我们沿着一条隐秘的小道顺利出了魔宫，到了魔城的城门口。

魔域灵气稀薄，还有隔绝灵阵的结界，但只要出了魔城，就可以将千里传送符传出魔域。

原本熙攘的城门口只有寥寥几人出城，门口大队排查的魔将。

我拉下兜帽遮着视线坐回马车，听车外岑渝风客套的声音，收了岑渝风好处的魔将掀开帘子看了一眼就放行了，游长奚松了口气。

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，我蹙了蹙眉。

郁潭悬既然一早就知道我们会来，竟然不做措施防御，反倒放松守卫，像是一点都不在意人质会不会被救走。

直到看到城外的大片魔族时，我才了然。

寝殿中的是郁潭悬的分魂，当时我想的是，杀了他他照样可以换副身体，不如将他困在结界中，让我有足够救人的时间，所以当时设法困住了他。没想到他居然杀了结界中的自己，逃出结界。

游长奚灵力被封，凭他自己发动不了法阵。我让岑渝风带他们先走。

岑渝风点点头，攥着我的手，眸光流转，「我等你回来。」

游长奚道了声小心才爬上了小红的背。

灵犬瞬间化成一道红色的闪电驰骋而去，游长奚抓紧小红的鬃毛担忧回头。

我毫无顾忌释放神力的威压，拦截想要追击岑渝风他们的魔将。

尘烟滚滚中，我感到一阵浓郁的杀意袭来，隔着人群，郁潭悬正拉弓搭箭瞄准着我。

郁潭悬凝视着我，箭尖缓缓移动，疾利流光携着紫气越过我，朝着我身后的岑渝风射去。

我召出金镰截断了羽箭。

郁潭悬不甘地继续拉箭，流矢飞来，他射多少我挡多少。岑渝风到了安全地开启传送阵，郁潭悬紧攥着弓身，同我遥遥对立。

他流云滚边的黑袍在风中上下翻动，将箭对准了我，原本握弓稳健的手开始颤抖，抬着箭良久，最后用力闭了闭眼，愤恨地放下了手。

受杀分身的作用反噬，郁潭悬忽地呕出几口血，踉跄着跪倒在地。身边的属下想将他扶起，却被他一把推开，自己强撑着手里的弓站起身，眼神从始至终都落在我身上不肯移开，翕动开合的唇，像是在说些什么。

我知道郁潭悬为什么执着我。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了，就连那支箭中的深意，我都不愿探究。

天界少了人质的牵制，局势渐占上风。魔族体质强悍，双方征战多年，最后签订两族五项和平共处条约，才为此次仙魔大战画上了句号。

我带着小红重回梧栖山，过起来退休的小日子。

当初新天帝为了稳住我，主动归还了八荒十三州，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，为了小红我最后都会出手的。

现在这八荒十三州放在我手里完全是个烫手山芋，各州、荒的琐事都压得我喘不过气，还好有岑渝风接手，才得以悠闲。

岑渝风还真的是靠谱，既然他不愿意走，我也不拦着他当工具人。

岑渝风心里对我有愧，不惜模仿师父的样子来讨好我。

我每每跟他说我已经不喜欢迢渡了，可他只是低着眉浅笑着不说话。

他一袭白衣低眉的样子跟迢渡学了个十成十，这种强迫自己活成别人的样子，我看得尤为恼火，勒令他不准再穿。

金斩看在眼里，替岑渝风说话，说岑渝风任劳任怨这么久是不是该给个名分，就算他自己什么都不图，但也别被外人说我们梧栖山亏待人。

我点点头，觉得很有道理。

于是我给了岑渝风一个管事仙君的职位，还每日发工资，决不让他白干。

仙魔签订协议后，双方相安无事，更是慎待避免起任何冲突。

所以当郁潭悬出现在仙界，仙界的人不能开罪，还要行礼喊上一句魔尊大人。

但郁潭悬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直接把人捅了个对穿，连骨灰都扬咯。

郁潭悬仗着可以分魂复生，隔三岔五在我这上蹿下跳，次次都还顶着凇池的脸。

他怎么敢以凇池的身份出现？！

巨大的愤怒吞噬了我的理智，我只想将郁潭悬捏为齑粉，烧成灰烬。

在这样杀过郁潭悬几百次后，烦到我都懒得再跟他纠缠。

郁潭悬却上瘾般，不休不饶，像个极端的疯子。

装了十几年凇池的郁潭悬，现在恨不得变成真正的凇池。

不过，就算是分魂，那也是郁潭悬身体的一部分，损失也会对他本体有削弱，因而最近几个月郁潭悬才消停下来。

迢渡仙尊自在雾渺山遭魔尊重创，至今才醒来，曾经整个仙界最有望飞升的迢渡仙尊，境界下跌，终生进境无望，身体还孱弱畏寒，就连满头青丝都雪白一片。

迢渡醒后，第一时间来了我的梧栖山，还是岑渝风亲自来禀报的。

岑渝风换回以前的衣服顺眼了不少，就是神情举止仍旧模仿着迢渡。

他为什么会觉得我对迢渡念念不忘，还不惜要当迢渡的替身？

我真的不需要谢谢。

我头疼得绕过岑渝风，准备去见迢渡。

这来都来了，即使不想见也得见见。

扶疏花亭，君身白衣，霜发鹤眉，单薄又苍白。

迢渡白皙的掌间躺着一块莹绿的玉，正是当初我捏碎的那块，没想到被迢渡修复到完全看不出裂痕。

被修复了如何，弥补了又如何。

回不去的永远回不去。

迢渡走了，我也难得去后山挖了坛酒。

透支烈焰被反噬造成性格冷淡后，我就已经不再喜这种红尘之物了，这次不过是出于以酒解千愁的习惯，同时也想尝尝曾经仙界最著名的梧栖酒。

梧栖酒入口清甜，落喉却炙灼酣畅。

半坛不到，我就看不清天上有几个月亮了。

我没用清光咒，任由醉酒麻痹了身体识感，轻飘飘如浮云端。

我满足地打了个酒嗝，听着耳边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叹息，费力地睁开眼，才辨别出眼神的人脸。

肩头覆上温热的衣服，衣服上的香味好闻得让我埋在上面猛吸了两口。

香味刺激下稍微清醒后，我抬头问岑渝风：「那次是你在明泱阁的桃林里抱我回房的？」

岑渝风挑眉：「师妹指哪次？」

「听你的话，你偷偷抱过我很多回？」

「前世无天道所控时，师妹每每练功偷懒酣睡，都是我将你抱回房的。」

果然是他。

酒意的作用下，我身体发软。

带着调侃的笑意问他是不是暗恋我。

岑渝风没有回答，只是站在我面前，微微低下头来，眸中苦涩缱绻。

「渝风自知罪孽深重，入不得神女帘下，所以效颦学韵来博神女垂怜。」

我微微愣住，脑子里的雨雾在岑渝风温言细语的搅动下发晕。

脸颊覆上了一双冰凉的手。月光下，他薄唇红润，好看地一开一合，看得我有些口干舌燥。

察觉到气氛旖旎的危险性，我刚想拉开点距离，就被岑渝风拉进了那片辰海浩瀚的星眸中。

「见过他后你整个人都变了。」他贴着我的额头，低声恳求道：「我会学他慈悲低眉，也能学他白衣温雪，师妹你选我一次好不好？」

尾端咬字发颤，音节绕齿落在我的脸上，带着蛊惑。

那些可怜巴巴的字眼更是重重砸落在了我心里，酥软得我一塌糊涂。

我摇了摇头，「我不选你。」

我不要你做别人的替身。

喉头发涩，唇齿发干。

我不由自主揽上了岑渝风的脖子，轻轻舔了下他的唇，才道：「我只选我的大师兄。」

岑渝风眼眶微微发热，他微微张口，原本想要说出口的话被我全数堵在舌尖。

前世半骨祭魂，今生倾命相护。

这次，我只选你。

从庭榭，再到软榻，我像攀着水中浮木般，勾在岑渝风的身上。

一波接一波的浪花拍过，额发尽湿，花嚶月啼。

等第二天醒来时，岑渝风已经去处理梧栖山政务去了，独留我一个人在床上凌乱，回想起昨天岑渝风的模样，我才后知后觉是被勾引了。

酒色害人啊酒色害人。

我看着身上多到令人发指的红痕，觉得很不妙。

应该先找个地方冷静冷静。

于是我扶着酸痛的腰，卷铺盖跑路了。

金斩在我识海中啧啧称奇，发出「我竟然还有力气逃跑岑渝风不行啊」的感叹。

「啧啧你跑什么，人家都守你两世了，好不容易得偿所愿，你就这么让他白开心？」

我脸红着呵他：「你懂个屁！」

安静一会的金斩又突然跳出来八卦地问：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啊？」

「闭嘴！」

我其实还是有点喜欢岑渝风的，但只是有点，并未想过跟他有点什么，如今这样，是岑渝风勾引在先，我色令智昏在后，大家都有责任。

等双方冷静冷静再说，好歹我也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有志青年，思想没那么封建。

我在隔壁山头的芙蕖仙子家躲了几个月，日日陪美人游园心情平复了许多。

芙蕖仙子心仪桃花仙君许久，让我陪她去桃花仙君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缘结宴，我想着反正闲着没事，就陪她去看看。

结果缘结宴上汇聚了几个眼熟的男人，不但赶走了一堆来我面前送红穗的人，还差点把人家的宴会给拆了。

感受到投来的大批视线，我都嫌丢人。

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一心只想苟命的我，最后会卷进这种修罗场？

20

左右两边的视线炙热地落在我身上，仿佛要将我烫出个洞。

岑渝风也正坐在对面，金边白宣的折扇轻摇，一双狐眼似笑非笑盯着我，直看得我心底发虚。

我硬着头皮坐在中间，面上平淡无波，金斩在识海里吵得额心猛跳。

实在没想到，曾经的师徒四个人，竟然会以这种形式坐在了一起，如果忽视他们互相展露的敌意的话，还真可以说上是和谐。

迢渡将用法术温蒸过的茶茗端到我面前，我还未开口拒绝就被郁潭悬一把抢过。

「师尊劳心了，竟知本尊为师姐而来半水未沾，特意温了盏茶替本座解渴。」郁潭悬对迢渡笑着歪歪头，浅呷半口杯中的茶水后还叹了声好茶。

「的确是好茶。」面对挑衅的迢渡，原本低顺温润的眉眼染上寒霜，刀刻的薄唇吐出略带讥诮的字眼。「我称不起这句师尊，你也更无资格再纠缠阿决不放，还望魔尊大人有点自知之明。」

「哦？本尊无资格.....那推师姐下诛仙台的仙尊就有资格了？」郁潭悬好似听了什么笑话，把玩着手里的茶杯。

迢渡霎时白了脸色，雪衣下的手捏紧，反击道：「总比魔尊大人这个幕后主使要好，我们的账还没算呢，雾渺山一百三十条弟子的姓名，迟早要从魔尊手里讨回来。」

「本座随时恭候。」

两人对视的眼神中迸射出一连串火花，隔在中间的桌子似就要在下一刻被炸成粉末。

岑渝风一脸看好戏的戏谑：「仙尊与魔尊殊两悉称，不如一同消失，免得再给神女添堵？」

自那晚过后，岑渝风又变回了以前那副笑面狐的样子，毒舌更是张口就来。

我看着他们互踩对方痛点的样子，头更疼了。

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些事最大的受害者是我！是我！

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知了我在结缘宴的消息，不但跑来赶走了想来搭讪的仙君，还理所应当地想把自己的红穗绳绑在我的手上。

迢渡岑渝风就算了，郁潭悬这种东西是怎么混进来的，看到他就烦。

就在三人暗中较劲，真的把桌子掰碎，动静整得宴上所有人都看过来后，我忍无可忍了，一把火将几人手里的红绳烧了个干净，拂袖离开了宴会，徒然撇下快要语言伤害进阶到肢体攻击的三个人。

我快步走出大门，想着找个时机再给桃花仙君赔不是。

桃花仙君的府邸外有大片桃林，绯红一片煞是好看，我慢下步子欣赏的间隙，被一道声音叫住，疑问回头，才发现是熟人。

明黄的衣服修身端立，皮肤呈现的是健康的小麦色，一双瓦蓝的双眼带着紧张。

反应过来那人是游长奚，我有些意外。

将他救出魔宫后就再未见过面，但也常能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他的名字。

龙族二皇子跟随兄长征战四方，立下汗马功劳，斩杀妖兽，少年有成，跻身六界名望新秀。

整个人看起来身板结实，气质沉稳，变得可靠了不少。

「有事？」我等游长奚开口。

「这个。」游长奚一脸豁出去的样子伸出手，露出了那根带着穗子的红绳。

「？」

我不大明白游长奚的意思，直到他耳朵悄悄红了个尖，我才后知后觉。

原来是要送给我的。

我刚想开口拒绝，游长奚急忙解释道：「别误会。」

「我只是，感谢那时的救命之恩，要不是你.....我也不会在这里。」

我心道，感谢也不是这么感谢的吧.....这玩意儿不是在结缘宴上送给自己情趣相投之人的吗。再说就算是感谢，送这个也太不实在了，还不如你兄长父皇送来的那些珍珠珊瑚有观赏性。

「不用了，你兄长已经代你谢过我了。」

游长奚见我不收，不容拒绝地直接将红绳套在我手上，干声硬气道：「你救的人是我，理应由我自己当面道谢，当下也找不

到适合的谢礼，这个虽然不是什么珍贵东西，不过以后你可以凭这个向我提任何要求。」

我摸着红穗想了想。

提任何要求啊.....这个好，现在他可是六界新秀，以后有的是让人帮忙的事，这又是上赶着来做工具人的，我就不拒绝了。

见我接受，游长奚松了口气，也不等我有什么回应，找了个借口就走了。

我望着他大步流星离开的背影，满意地点点头，不错，有好工具人的潜质。

自那晚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想必我跟岑渝风双方已经足够冷静，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，还有今天宴上的事，我也得好好问问他这是凑什么热闹，不过睡了男人而已，梧栖山是我的地盘，我虚什么。

这么想着，我挺直腰板回了梧栖山自己的房间，并且嘱咐仙侍让岑渝风回来后到我那里去一趟，我要，亲自问罪。

岑渝风回来的比我想象中要晚，直到月上三更，我坐在桌案前昏昏欲睡，岑渝风才全身挂彩地进门。

一身紫黑的衣袍破破烂烂，外衣下露出腰腹间精悍的肌肉，脸上还有几道血痕，看他的样子就能猜到，战况激烈。

我大发慈悲，让他先去洗漱干净换身衣服，这副样子让外人看了，还以为是我把他怎么了。

等岑渝风的时间，我又趴在桌上睡了会儿，朦胧中沐浴完回来的岑渝风靠近，看到我手里的红穗绳，眼眸微眯，掐着我的下颌柔声问我手里的东西谁送的。

这次岑渝风身上的味道带着股特殊又诱人的香气，丝丝缕缕钻进我的鼻腔，将原本清明的意识又搅和成了一团。

「神女殿下当真无情，不但提上裤子不认人，转眼还去招惹别的男人。」岑渝风的声音委屈低婉，同他喷洒在我脸上的气息一起，撩拨得我心间发痒。

意识告诉我岑渝风身上的香不对劲。

「那天是意外。」我拍开下巴上的手，试图从他怀中诡异的香气中起身，「我们就当都没发生过吧。」

岑渝风眸光微暗，声线渐哑：「可我不想当没发生过，殿下，睡过，就得负责呀。」

眼见那张俊脸贴来，香气浓郁，我整个人彻底被拽入他的怀里。

他贴在我耳边细语，说着含情带欲的话，让我心动了一下。

他道：「那年公主及笄，雪下惊鸿，我就心仪殿下了。」

思绪翻覆又顷刻瓦解，桌案上的纸笔墨砚覆了一地，红绸紫衣交叠坠地，烛影曳动下，不自觉地，几声破碎的师兄从口中逸出，换来另一场风雨山崩。

直到第二天下午，我趴在床上痛骂岑渝风才想起，自己是怎么从问罪到现在浑身动不了的。

这王八蛋居然用了欲魂香。

最后，我只能任由岑渝风把我腕间的红绳震碎，系上他自己的红绳，还特地施了几个解不开的法术。

我看着他愤恨咬牙，抬脚想把他从床上踹下去，却碰到快折断的腰，痛得龇牙咧嘴。

「很疼吗？」

「废话，换你一晚上卡桌案上试试。」

岑渝风心疼地帮我揉着腰，「这不是怕你到时候醒了又跑了。」

他抿了抿唇，认真思索了一会，最后笑道：「那我.....下次轻点?」

我：「.....」

这话直听得我火冒三丈，不顾疼痛把他踹了下去。

岑渝风从地上爬起，抓住我踹他的那只脚，在光洁的踝腕处落下轻轻一吻，动作虔诚温柔。

「兜转了这么久，还好最后你回来了。」

从此他甘愿俯身侍上，为师妹，自拘为牢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